

t 024



大慧普覺禪師書

上

親矣出此子親也
之義又云音不爆
多以南在火上火
物附火皆曰火象
文作肉火今作火
云云親近也

自覺于天終未純一可謂志願大而力重小也向
者痛懇國悟老師老師示以法語六段其初直示
此事後舉雲門趙州放下著須弥山兩則因緣今
下鈍二常自舉覺久久必有人處老婆心切如此
其奈鈍滯太甚今幸私家塵緣都畢閑居無從事
政在痛自鞭策以償初志第恨未得親炙教誨日
一生敗闕已一一呈似必能洞照此心望委曲提
警用當如何做工夫庶幾不涉佞途徑與本地
相契也如此說話敗闕亦不少但方投誠自難隱
逃良可愍也至扣 至扣敗闕亦不少但方投誠自難隱
承叙及自幼年至仕官參礼諸大宗匠中間為科舉

此上言
向者
其奈
政在
一生
警用
相契
逃良
承叙
及自
幼年
至仕
官參
礼諸
大宗
匠中
間為
科舉

婚官所役又為惡覺惡習所勝未能純一做工夫以
此為大罪又能痛念無常世間種種虛幻無一可樂
專心欲究此一段大事因緣甚愜病僧意然既為工
人仰祿為生科舉婚官世間所不能免者亦非公之
罪也以小罪而生大怖懼非無始曠大劫來承蓋真
善知識重言般若種智之深焉能如此而公所謂大
罪者聖賢亦不能免但知虛幻非究竟法能回心此
箇門中以般若智水滌除垢染之穢清淨自居從脚
下去一力兩段更不起相續心足矣不必思前念後
也既曰虛幻則作時亦幻受時亦幻知覺時亦幻迷
倒時亦幻過去現在未來皆悉是幻今日如非則以

大業
婚官
此上
向者
其奈
政在
一生
警用
相契
逃良
承叙
及自
幼年
至仕
官參
礼諸
大宗
匠中
間為
科舉

之數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四十一、四十二、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四十六、四十七、四十八、四十九、五十、五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十四、五十五、五十六、五十七、五十八、五十九、六十、六十一、六十二、六十三、六十四、六十五、六十六、六十七、六十八、六十九、七十、七十一、七十二、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七十六、七十七、七十八、七十九、八十、八十一、八十二、八十三、八十四、八十五、八十六、八十七、八十八、八十九、九十、九十一、九十二、九十三、九十四、九十五、九十六、九十七、九十八、九十九、一百。

以住煩以喧煩為義性以爲亂為義

最爲靜或爲人熱
此藥能治人熱
牛黃散
此藥能治人熱
此藥能治人熱
此藥能治人熱
此藥能治人熱
此藥能治人熱
此藥能治人熱
此藥能治人熱
此藥能治人熱
此藥能治人熱

反

Handwritten notes in Arabic script, like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同自今
煩公

[Faint handwritten notes at the bottom of the page]

2

與太虛空齊壽只遮太虛空中還有一物礙得他否
雖不受一物礙而不妨諸物於空中往來此真空妙
智亦然生死凡聖垢染著一點不得雖著不得而不
礙生死凡聖於中往來如此信得及見得徹方是箇
出生入死得大自在底漢始與趙州放下著雲門須
彌山有少分相應若信不及放不下却請擔取一座
須彌山到處行脚遇明眼人分明舉似一笑

又

老龐云但願空諸所有切勿實諸所無只了得遮兩
句一生參學事畢今時有一種剃頭外道自眼不明
只管教人死猶担地休去歇去若如此休歇到千佛

猶担地休去歇去
中教團出一塊一或曰恐懼
單曰名一或曰恐懼
是則名為外道種種外道種種

出世也休歇不得轉使心頭迷悶耳又教人隨緣管
帶忘情默照照來照去帶來帶去轉加迷悶無有了
期殊失祖師方便錯指示人教人一向虛生浪死更
教人是事莫管但只恁麼歇去歇得來情念不生到
恁麼時不是真然無知直是惺惺歷歷遮般底更是
毒害瞎却人眼不是小事雲門尋常見此輩不把做
人看待彼既自眼不明只管將冊子上語依樣教人
遮箇作麼生教得若信著遮般底求劫參不得雲門
尋常不是不教人坐禪向靜處做工夫此是應病與
藥實無恁麼指示人處不見黃蘗和尚云我此禪宗
從上相承以來不曾教人求知求解只云學道早是

看待人看見人往
自待人不待下視
天下人不知其不
知人又不知其不

接引之詞然道亦不可學情存學道却成迷道道無
方所名大乘心此心不在內外中間實無方所第一
不得作知解只是說汝而今情量處為道情量若盡
心無方所此道天真本無名字只為世人不識迷在
情中所以諸佛出來說破此事恐你不了權立道名
不可守名而生解也前來所說瞎眼漢錯指示人皆
是認魚目作明珠守名而生解者教人管帶此是守
目前鑑覺而生解者教人硬休去歇去此是守志懷
空寂而生解者歇到無覺無知如土木瓦石相似當
恁麼時不是冥然無知又是錯認方便解縛語而生
解者教人隨緣照顧莫教惡覺現前遮箇又是認著

鑑覺見同竟知
照三三三三三

照眼見
到頭外
硬心
強令
自眼

觸體情識而生解者教人但放曠任其自在莫管生
心動念念起念滅本無實體若執為實則生死心生
矣遮箇又是守自然體為究竟法而生解者如上諸
病非干學道人事皆由瞎眼宗師錯指示耳公既清
淨自居存一片真實堅固向道之心莫管工夫純一
不純一但莫於古人言句上只管如疊塔子相似一
層了又一層枉用工夫無有了期但只存心於一處
無有不得底時節因緣到來自然築著磕著噴地省
去耳不起一念還有過也無云須弥山一物不將來
時如何云放下著遮裏疑不破只在遮裏參更不必
自生枝葉也若信得雲門及但恁麼參別無佛法指

觸體情識
又見
分別

噴地省
去耳不起

急流中常自猛省殊不放逸道心愈久愈堅固深

高原陸地不生蓮花卑濕淤泥乃生此花老

似人若信不及一任江北江南問王老一狐疑了一

又

細讀來書乃知四威儀中無時間斷不為公冗所奪
於急流中常自猛省殊不放逸道心愈久愈堅固深
恆鄙懷然世間塵勞如火熾然何時是了正在鬧中
不得忘却竹椅蒲團上事平昔留心靜勝處正要鬧
中用若鬧中不得力卻似不曾在靜中做工夫一般
承有前緣較雜今受此報之歎獨不敢聞命若動此
念則障道矣古德云隨流認得性無喜亦無憂淨名
云譬如高原陸地不生蓮花卑濕淤泥乃生此花老

自念公冗所奪
恆鄙懷然世間
不得忘却竹椅
承有前緣較雜
中用若鬧中不
念則障道矣古
云譬如高原陸
云警如高原陸

靜中工夫言重
南作靜中工夫
大惠說中同中
得力

胡云真如不守自性隨緣成就一切事法又云隨緣
赴感靡不周而常處此菩提座豈欺人哉若以靜處
為是鬧處為非則是壞世間相而求實相離生滅而
求寂滅好靜惡鬧時正好著力驀然鬧裏撞翻靜時
消息其力能勝竹椅蒲團上千萬億倍但相聽決不
相誤又承以老龐兩句為行住坐卧之銘箴善不可
加若正鬧時生厭惡則乃是自擾其心耳若動念時
只以老龐兩句提撕便是熱時一服清涼散也公具
決定信是大智慧人久做靜中工夫方敢說這般話
於佗人分上則不可若向業識茫茫增上慢人前如
此說乃是添佗惡業擔子禪門種種病痛已具前書

靜中工夫言重
南作靜中工夫
大惠說中同中
得力

不識曾子細理會否

又

承諭外息諸緣內心無喘可以入道是方便門借方便門以入道則可守方便而不捨則為病滅如來語山野讀之不勝歡喜踊躍之至今諸方泰極輩只為守方便而不捨以實法指示人以故瞎人眼不少所以山野作辨邪正說以救之近世魔強法弱以湛入合湛為究竟者不可勝數守方便不捨為宗師者如麻似粟山野近嘗與衲子輩舉此兩段正如來書所說不差一字非左右留心般若中念念不間斷則不能洞曉從上諸聖諸賢方便也公已提上彌爾矣

此段文字... 山野近嘗與衲子輩舉此兩段正如來書所說不差一字非左右留心般若中念念不間斷則不能洞曉從上諸聖諸賢方便也公已提上彌爾矣

得標柄在手何慮不捨方便門而入道耶但只如此做工夫看經教并古人語錄種種差別言句亦只如此做工夫如須弥山放下著狗子無佛性話竹篋子話一口吸盡西江水話庭前柏樹子話亦只如此做工夫更不得別生異解別求道理別作伎倆也公能向急流中時時自如此提提道業若不成就則佛法無靈驗矣記取記取承夜夢焚香入山僧之室甚從容切不得作夢會須知是真入室不見舍利弗問須菩提夢中說六波羅蜜覺時同別須菩提云此我幽深吾不能說此會有弥勒大士汝往彼問咄漏逗不少重寶不當時若不放過隨後與一箇誰名弥勒

風吹扇也拾
扇也
風吹扇也拾
扇也
風吹扇也拾
扇也
風吹扇也拾
扇也
風吹扇也拾
扇也

誰是彌勒者便見冰銷瓦解出雲雲亦漏逗不少或
有人問只如曾待制夜夢入雲門之室且道睡覺時
同別雲門即向佗道誰是入室者誰是為入室者誰
是作夢者誰是說夢者誰是不作夢會者誰是真入
室者咄亦漏逗不少

又

來書細讀數過足見辦鐵石心立決定志不肯草草
但只如此崖到臘月三十日亦能與閻家老子厮抵
更休說豁開頂門眼按金剛王寶劍坐毗盧頂上也
某嘗謂方外道友曰今時學道之士只求速效不知
錯了也却謂無事省緣靜坐體究為空過時元不如

不識人眼目之象女眼目象一不識人眼目之象女眼目象一

大末虫抄卷八
不識人眼目之象
不識人眼目之象
不識人眼目之象
不識人眼目之象
不識人眼目之象
不識人眼目之象
不識人眼目之象
不識人眼目之象
不識人眼目之象

看幾卷經念幾聲佛前多礼幾拜懺悔平生所作
底罪過要免閻家老子手中鐵棒此是愚人所為而
今道家者流全以妄想心想日精月華吞霞服氣尚
能留形住世不被寒暑所逼況回此心此念全在般
若中耶先聖明明有言譬如太末蟲處處能泊唯不
能泊於火燄之上眾生亦尔處處能緣唯不能緣於
般若之上苟念念不退初心把自家心識緣世間塵
勞底回來抵在般若上離今生打未徹臨命終時定
不為惡業所牽流落惡道來生出頭隨我今生願力
定在般若中現成受用此是決定底事無可疑者眾
生界中事不著學無始時來習得熟路頭亦熟自然

此知不足
恨人少遇
地處不
去人
好讀書
好讀書

問書附

文松
不取
到
參
也

[illegible]

路下合

學見山僧
以非佛人非
以不平疑

奈何方信此段因緣不可傳不可學須是自證自悟
自肯自休方始徹頭公今一笑頭亡所得夫復何言
黃面老子却不取衆生所言說一切有爲虛妄事雖
復不依言語道亦復不著無言說來書所說既亡拘
滯之情亦不作奇特之想暗與黃面老子所言契合
即是說者名爲佛說離是說者即波旬說山野平昔
有大哲願寧以此身代一切衆生受地獄苦終不以
此口將佛法以爲人情瞎一切人眼公既到怎麼田
地自知此事不從人得但且仍舊更不須問大法明
未明應機破不礙若作是念則不仍舊矣承過夏後
方可復出甚愜病僧意若更執荒馳求不歇則不相

此段文字
不可不讀

水邊木上見
三句下二句
三句下二句

當也前日見公歡喜之甚以故不敢說破恐傷言語
今歡喜既定方敢指出此事極不容易須生慚愧始
得往往利根上幫者得之不費力遂生容易心便不
修行多被目前境界牽將去作主宰不得日久月深
迷而不返道力不能勝業力魔得其便定爲魔所攝
持臨命終時亦不得力千萬記取前日之語理則頗
悟乘悟併銷事非頓除因次第盡行住坐卧切不可
忘了其餘古人種種差別言句皆不可以爲實然亦
不可以爲虛久久純熟自然默默契自本心矣不必
別求殊勝奇特也昔水潦和尚於採藤處問馬祖如
何是祖師西來意祖云近前來向你道水潦纔近前

此段文字
不可不讀

此段文字
不可不讀

福州鼓山金粟寺
馬祖禪師與大弟
人少知者
表以鼓山道明
也。都傳人法
之。衣。衣。衣。衣。
國。之。之。之。之。
以其王孫膏愛
累。因。有。得。得。
子。少。於。永。昌。寺。
出家。於。法。上。一。代。

馬祖攔臂一踞踞倒水潦不覺起來拍手呵呵大笑
祖曰汝見箇甚麼道理便笑水潦曰百千法門無量
妙義今日於一毛頭上盡底識得根源去馬祖便不
管佗雪峯知鼓山緣熟一日忽然蒸曾擒住曰是甚
麼鼓山釋然了悟了心便亡唯微笑舉手搖曳而已
雪峯曰子作道理耶鼓山復搖手曰和尚何道理之
有雪峯便休去象山道明禪師在盧行者至大庾領
奪衣鉢盧公擲於石上曰此衣表信可力爭耶任公
將去明舉之不動乃曰我求法非為衣鉢也願行者
開示盧公曰不思善不思惡正當恁麼時那箇是上
座本來面目明當時大悟通身汗流泣淚作禮曰上

但。新。心。有。通。法。
透。過。心。外。自。是。
自。可。不。是。既。自。是。
何。處。不。是。不。是。
不。是。不。是。不。是。
法。法。不。是。不。是。

來密語密意外還更有意旨否盧公曰我今為汝說
者即非密意汝若返照自己面目密却在汝邊我若
說得即不密也以三尊宿三段因緣較公於一笑中
釋然優劣何如請自斷看還更別有奇特道理麼若
更別有則却似不曾釋然也但知作佛莫愁佛不解
語古來得道之士自己既充足推已之餘應機接物
如明鏡當堂明珠在掌胡來胡現漢來漢現非著意
也若著意則有實法與人矣公欲大法明應機無語
但且仍舊不必問人久久自點頭矣臨行面稟之語
請書於座右此外別無說縱有說於公分上盡成剩
語矣葛藤太多姑置是事

面。面。面。面。
面。面。面。面。
面。面。面。面。
面。面。面。面。

邴比家誨答備悉深旨邴自有驗者三一亭無逆
 順隨緣即應不留習中二宿習濃厚不加排遣自
 尔輕微三古人公案舊所茫然時復瞥地此非自
 昧者前書大法未明之語蓋恐得少爲足當擴而
 充之豈別求勝解耶淨除現流理則不無敢不銘
 佩

卷之八

信後益增瞻仰不識日來隨緣放曠如意自在否四
威儀中不爲塵勞所勝不寤寐二邊得一如否於仍
舊處無走作否於生死心不相續否但盡凡情別無
聖解公既一笑盤開正眼消息頓立得力不得九如

有種余八云何名爲三種樹次一者修其本其助因二年直修刻其根之也伐建遠近其現
業隨五種種芽系之所助以能發助炳仙堂故煥發殺系名曰正性以是生元根本解
脫然欲根度個到極速奔線止三三明明現行系用之改除分去し刻之安んばなる
背ハ三三不犯河童上道四則空上正法やま其現年又ニ多々若くはたふは

人飲水冷煖自知矣然日用之間當依黃面老子所
言剗其正性除其助因違其現業此乃了事漢無方
便中真方便無修證中真修證無取捨中真取捨也
古德云皮膚脫落盡唯一真實在又如桺樹葉柯脫
落盡唯一真桺體在斯這現業除助因剗正性之極致
也公試思之如此說話於了事漢分上大似一柄臘
月扇子恐南地寒暄不常也少不得一笑

答江給事

少明

言行錄卷之四
要考卷之四

人生一出一日在光陰能有幾許公白屋起家歷盡清
要此是世間第一等受福底人能知慙愧回心向道
學出世間脫生死法又是世間第一等討便宜底人

歷今...
集...
歷...
...

五辛散細碎以藥
各子等重為末同大麥
粳煮之五粒不得食

丁巳年

請要新人時
唐書卷之八
使多讀書可上
擬鹿外郎上可
不請撥校令
上白請人不要
佳傳更
修何回一六
何回一六

着手即着力
又手隨心
念却一不順人情

須是急著手脚冷却面皮不得受人差排自家理會
本命元辰教去處分明便是世間出世間一箇了事
底大丈夫也承連日去與參政道話甚善甚善此公
欲得馳求心得言語道斷心行處滅差別異路觀見
古人脚手不被古人方便文字所羅籠山僧見渠如
此所以更不曾與之說一字恐鈍置他直候渠將來
自要與山僧說話方始共渠眉毛所結理會在不只
怎麼便休學道人若馳求心不歇縱與之眉毛所結
理會何益之有正是癡狂外邊走耳古人云親近
者如霧露中行雖不濕衣時時有潤但須與參政說
話至禱至禱不可將古人垂示言教胡乱穿鑿如馬

差排
差排
差排

大師遇讓和尚說法云譬牛駕車車若不行打車即
是打牛即是馬師問之言下知歸遮幾句見言語諸
方多少說法如雷如霆如雲如雨底理會不得錯下
名言隨語生解見與舟車書尾杜撰解法山僧讀之
不覺絕倒可與說如來禪祖師禪底一狀領過一道
行遣也來頌子細看過却勝得前日兩頌自此可已
之頌來頌去有甚了期如參政相似渠豈是不會做
頌何故都無一字乃識法者惜耳問或露一毛頌自
然抓著山僧痒處如出山相頌云到處逢人驀面欺
之語可與叢林作點眼藥公異口自允矣不忍山僧
注破也某近見公頌然改變為此事甚力故作此書

差排
差排
差排

差排
差排
差排

不覺縷縷

答富樞密

季申

極其妙處人盡有之

示諭登歲知信向此道晚年為知解所障未有一悟入處欲知日久體道方便既荷至誠不敢自外據款結案葛藤少許只遮求悟入底便是障道知解了也更別有其麼知解為公作障畢竟喚甚麼作知解知解從何而至被障者復是阿誰只此一句顛倒有三百言為知解所障是一自言未悟甘作迷人是一更在迷中將心待悟是一只遮三顛倒便是生死根本直須一念不生顛倒心絕方知無迷可破無悟可待無知解可障如人飲水冷煖自知久久自然不作遮

登三言平受人說
作三言平受人說
作三言平受人說
作三言平受人說
作三言平受人說

大珠一見人今入
大珠一見人今入
大珠一見人今入
大珠一見人今入
大珠一見人今入

般見解也但就能知知解底心上看還障得也無能知知解底心上還有如許多般也無從上大智慧之士莫不皆以知解為儔侶以知解為方便於知解上行平等慈於知解上作諸佛事如龍得水似虎靠山終不以此為惱只為佗識得知解起處既識得起處即此知解便是解脫之場便是出生死處既是解脫之場出生死處則知底解底當體寂滅知底解底既寂滅能知知解者不可不寂滅菩提涅槃真如佛性不可不寂滅更有何物可障更向何處求悟入釋迦老子曰諸業從心生故說心如幻若離此分別則滅諸有趣僧問大珠和尚如何是大涅槃珠云不造生

死業是大涅槃僧云如何是生死業珠云求大涅槃
是生死業又古德云學道人一念計生死即落魔道
一念起諸見即落外道又淨名云眾魔者樂生死苦
薩於生死而不捨外道者樂諸見菩薩於諸見而不
動此乃是以知解為儔侶以知解為方便於知解上
行平等慈於知解上作諸佛事底樣子也只為佗了
達三祇劫空生死涅槃俱寂靜故既未到遮箇田地
切不可被邪師輩胡說亂道引入鬼窟裏閉眉合眼
作妄想還來祖道衰微此流如麻似粟真是一盲引
眾盲相牽入火坑深可憐愍願公硬著脊梁骨莫作
遮般去就作遮般去就底雖暫拘得箇臭皮袋子住

死業是大涅槃僧云如何是生死業珠云求大涅槃
是生死業又古德云學道人一念計生死即落魔道
一念起諸見即落外道又淨名云眾魔者樂生死苦
薩於生死而不捨外道者樂諸見菩薩於諸見而不
動此乃是以知解為儔侶以知解為方便於知解上
行平等慈於知解上作諸佛事底樣子也只為佗了
達三祇劫空生死涅槃俱寂靜故既未到遮箇田地
切不可被邪師輩胡說亂道引入鬼窟裏閉眉合眼
作妄想還來祖道衰微此流如麻似粟真是一盲引
眾盲相牽入火坑深可憐愍願公硬著脊梁骨莫作
遮般去就作遮般去就底雖暫拘得箇臭皮袋子住

國寶經云
凡學道者
不可不
知此理
也

此理
不可
不知
也

似以為究竟而心識紛飛猶如野馬縱然心識
如石壁草不覺又生欲直取無上菩提到究竟
處不亦難乎某亦嘗為此流所誤後來若不遇善
知識幾致空過一生每每思量是時耐以故不惜
口業力救此弊今稍有知非者若要截理會得
遮一念子噪地一破方了得生死方名悟入然
不可存心待破若存心在破處則未劫無有破時
妄想顛倒底心思量分別底心好生惡死底心
解會底心欣靜厭鬧底心一時按下只就按下處
箇話頭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無此
字子乃是摧許多惡知惡覺底器仗也不得作有無

Copyright 2001, Kyoto University Library

劉子云一介一石之
陶然歸之歸之
陶然歸之歸之
陶然歸之歸之
陶然歸之歸之
陶然歸之歸之
陶然歸之歸之
陶然歸之歸之
陶然歸之歸之
陶然歸之歸之

脫明豈非真大丈夫之能事也然亦非使然皆吾心
之常分耳願左右快著精彩決期於此廓徹大悟覺
中皎然如百千日月十方世界一念明了無一絲毫
頭想始得與究竟相應果能如是豈獨於生死路
上得力異日再秉鈞軸致君於堯舜之上如指諸
掌耳

又

示諭初機得少靜坐工夫亦自佳又云不敢妄作靜
見黃面老子所謂譬如有人自塞其耳高聲大叫求
人不聞真是自作障礙耳若生死心未破日用二六
時中冥冥蒙蒙地如魂不散底死人一般更討甚閑

聖賢之學以靜為本
聖賢之學以靜為本
聖賢之學以靜為本
聖賢之學以靜為本
聖賢之學以靜為本
聖賢之學以靜為本
聖賢之學以靜為本
聖賢之學以靜為本
聖賢之學以靜為本
聖賢之學以靜為本

工夫理會靜理會開耶涅槃會上廣額屠兒放下屠
刀便成佛豈是做靜中工夫來渠豈不是初機左右
見此定以為不然須差排渠作古佛示現今人無此
力量若如是見乃不信自殊勝甘為下劣人也我此
門中不論初機晚學亦不問久參先達若要真箇靜
須是生死心破不著做工夫生死心破則自靜也先
聖所說寂靜方便正為此也自是末世邪師輩不會
先聖方便語耳左右若信得山僧及試向閑處看狗
子無佛性話未說悟不悟正當方寸擾擾時謾提撕
舉覺看還覺靜也無還覺得力也無若覺得力便不
須放捨要靜坐時但燒一炷香靜坐坐時不得令昏

沈亦不得掉舉昏沈掉舉先聖所訶靜坐時纔覺此
兩種病現前但只舉狗子無佛性話兩種病不著用
力排遣當下怙怙地矣日久月深纔覺省力便是得
力處也亦不著做靜中工夫只遮便是工夫也李參
政頃在泉南初相見時見山僧力排默照邪禪瞎人
眼渠初不平疑怒相半慕聞山僧頌庭前柏樹子話
忽然打破漆桶於一笑中千了百當方信山僧開口
見膽無秋毫相欺亦不是爭人我便對山僧懺悔此
公現在彼請試問之還是也無道謙上座已往福唐
不識已到彼否此子參禪喫辛苦更多亦嘗十餘年
入枯禪近年始得箇安樂處相見時試問渠知

今入中。師。
不平。人。可。
京。師。國。家。
人。子。入。不。

及學政別紙

工夫曾爲浪子備憐客想必至誠吐露也

富樞頃在三衢時嘗有書呆問道因而打葛藤一上落草不少尚尔滯在默照處定是遭邪師引入鬼窟裏無疑今又得書復執靜坐爲佳其滯泥如此如何參得徑山禪今次客來書又復縷縷葛藤不惜口業痛與剷除又不知肯回頭轉腦於日用中看話頭否先聖云寧可破戒如須彌山不可被邪師熏一邪念如芥子許在情識中如油入麪永不可出此公是也如與之相見試取芥底葛藤一觀因而作箇方便救取此人四攝法中以同事攝爲最強左右當大啓

此法門令其信入不唯省得山僧一半力亦使渠信得及肯離此窟也

答陳少卿 季任

承諭欲留意此段大事因緣為根性極鈍若果如此當為左右賀也今時上大夫多於此事不能自了千開口動舌早一時會了也以故返不如鈍根者無許多惡知惡覺落於一機一境上一言一句下撞發便是達磨大師出頭來用盡百種神通也奈何他不得只為他無道理可障利根者返被利根所障不能得啐地便折嘴地便破假鈍於聰明知解上學得

○此法門令其信入不唯省得山僧一半力亦使渠信得及肯離此窟也

自己本分事上轉不得力所以南泉和尚云近日禪師太多覓箇癡鈍人不可得章敬和尚曰至理云言時人不悉強習佗事以為功能不知自性元非塵境是箇微妙大解脫門所有鑑覺不染不礙如是光明未曾休廢曩劫至今固無變易猶如日輪遠近斯照雖及衆色不與一切和合靈燭妙明非假鍛鍊為不了故取於物象但如捏目妄起空花徒自疲勞枉經劫數若能返照無第二人舉措施為不虧實相左右自言根鈍試如此返照看能知鈍者還鈍也無若不回光返照只守鈍根更生煩惱乃是向幻妄上重增幻妄空花上更添空花也但相聽能知根性鈍者決

○此法門令其信入不唯省得山僧一半力亦使渠信得及肯離此窟也

妙無二但未至於妙則互有長短苟至於妙則悟心
之人如實知自心究竟本來成佛如實自在如實安
樂如實解脫如實清淨而日用唯用自心自心變化
把得使用莫問是之與非擬心思量早不是也不擬
心一一天真一一明妙一一如蓮花不著水心清淨
超於彼所以迷自心故作衆生悟自心故成佛而衆
生即佛佛即衆生由迷悟故有彼此也如今學道人
多不信自心不悟自心不得自心明妙受用不得自
心安樂解脫心外妄有禪道妄立奇特妄生取捨細
修行落外道二乘禪寂斷見境界所謂修行恐落斷
常坑其斷見者斷滅却自心本妙明性一向心外

空滯禪寂常見者不悟一切法空執著世間諸有爲
法以爲究竟也邪師輩教士大夫攝心靜坐事事莫
管休去歇去豈不是將心休心將心歇心將心用心
若如此修行如何不落外道二乘禪寂斷見境界如
何顯得自心明妙受用究竟安樂如實清淨解脫變
化之妙須是當人自見得自悟得自然不被古人言
句轉而能轉得古人言句如清淨摩尼寶珠置泥潦
之中經百千歲亦不能染汚以本體自清淨故此心
亦然正迷時爲塵勞所惑而此心體本不曾惑所謂
如蓮花不著水也忽若悟得此心本來成佛究竟自
在如實安樂種種妙用亦不從外來爲本自具足故

此道者說漸覺得日用二六時中省力處便是學佛
得力處也自家得力處他人知不得亦拈出與人看
不得盧行者謂道明上座曰汝若返照自己本來面
目密意盡在汝邊是也密意者便是日用得力處也
得力處便是省力處也世間塵勞事拈一放一無窮
無盡四威儀內未嘗相捨為無始時來與之結得緣
深故也般若智慧無始時來與之結得緣淺故也乍
聞知識說著覺得一似難會若是無始時來塵勞緣
淺般若緣深者有甚難會處但深處放教淺淺處放
教深生處放教熟熟處放教生纔覺思量塵勞事時
不用著力排遣只就思量處輕輕撥轉話頭省無限

六六得無限力請公只如此產辦法莫存心禁悟之
地自悟去參政公想日日相會除圍基外還與說
著遮般事否若只圍基不曾說著遮般事只就黑白
未分處掀了盤撒了子却問作索取那一著若索不
得是真箇鈍根漢姑置是事

答法司理 壽源

黃面老子曰信為道元功德母長養一切諸善法又
云信能增長智功德信能必到如來地欲行千里一
步為初十地菩薩斷障證法門初從十信而入然後
登法雲地而成正覺初歡喜地因信而生歡喜故也
若決定豎起脊梁骨要做世出世間沒量漢須是箇

四教儀云十信
一信二信三信
四信五信六信
七信八信九信
十信
信為能入
信為能入
信為能入
信為能入
信為能入
信為能入
信為能入
信為能入
信為能入
信為能入

[illegible]

又

子思子作
孟子子作
但孟子作
此亦甚
大

勞心力世間出世間法不離湛然無纖毫透漏只以此印於一切處印定無是無不是一一解脫一一明妙一一實頭用時亦湛然不用時亦湛然祖師云但有心分別計較自心見量者悉皆是夢若心識寂滅

無不湛然亦自不作顛倒想有想無想悉皆清淨既
得清淨動時顯湛然之用不動時歸湛然之體體用
雖殊而湛然則一也如析梅檀片片皆梅檀今時有
一種杜撰漢自己脚跟下不實只管教人攝心靜坐
坐教絕氣息此輩名為真可憐愍請公只恁麼做工
夫山野雖然如此指示公其不得已耳若實有恁麼
做工夫底事即是汚染公矣此心無有實體如何硬
收攝得在疑收攝向甚處安著既無安著處則無時
無節無古無今無凡無聖無得無失無靜無亂無生
無死亦無湛然之名亦無湛然之體亦無湛然之用
亦無恁麼說湛然者亦無恁麼受湛然說者若如是

見得徹去徑山亦不虛作此號左右亦不虛受此號
如何如何

答劉寶學 序脩

即日丞簿不審燕處恁然放曠自如無諸魔撓否日
用四威儀內與狗子無佛性話一如否於動靜二邊
能不分別否要與覺合否理與事合否心與境皆如
不老龐云心如境亦如無實亦無虛有亦不管無亦
不拘不是聖賢了事凡夫若其箇作得箇了事凡夫
釋迦達磨是甚麼泥團土塊三乘十二分教是甚麼
熱盃鳴聲公既於此箇門中自信不疑不是小事要
須生處放教熟熟處放教生始與此事少分相應耳

此乃西蜀劉寶學
人姓劉名一
字云五字名一

往往士大夫多於不意中得箇瞥地處却於如意中打失了不可不使公知在如意中須時時以不如意中時節在念切不可暫忘也但得本莫愁末徃知作佛莫愁佛不解語遮一著子行易守難切不可忽須教頭正尾正擴而充之然後推己之餘以及物左右所得既不滯在一隅想於日用中不著起心管帶枯心忘懷也近年已來禪道佛法衰弊之甚有般杜撰長老根本自無所悟業識茫茫無本可據無實頭伏倆收攝學者教一切人如渠相似黑漆漆地緊閉却眼喚作默而常照廖泚被此輩教壞了苦哉苦哉遮箇話若不是左右悟得狗子無佛性徑山亦無說處

一、文本

千萬捋下面皮痛與手段救取遮箇人至懇至禱然
有一事亦不可不知此公清淨自居世味澆薄積有
年矣定執此爲奇特若欲救之當與之同事令其歡
喜心不生疑庶幾信得及肯轉頭來淨名所謂先以
欲鉤牽後令入佛智是也黃面老子云觀法先後以
智分別是非審定不違法印次第建立無邊行門令
諸衆生斷一切疑此乃爲物作則萬世楷模也況此
公根性與左右迥不同生天定在靈運前成佛定在
靈運後者也此公決定不可以智慧攝當隨所好攝
以日月磨之恐自知非忽然肯捨亦不可定若肯轉
頭來却是箇有力量底漢左右亦須退步讓渠出一

特刊

五下棋

心合得成一塊彥沖非但不識佛意亦不識孔子意
左右於孔子之教出沒如游園觀又於吾教深入閩
域山野如此杜撰還是也無故圭峯云元亨利貞乾
之德也始於一氣常樂我淨佛之德也本乎一心專
一氣而致柔修一心而成道此老如此和會始於儒
釋二教無偏枯無遺恨彥沖以應無所住而生其心
與易之屢遷大旨同貫未敢相許若依彥沖差排則
孔夫子與釋迦老子殺著買草屨始得何故一人屢
遷一人無所住想讀至此必絕倒也

答劉通判

牙冲

令兄竊學公初未嘗知管帶志懷之事信手摸著鼻

孔雖未盡識得諸方邪正而基本堅實邪毒不能侵
忘懷管帶在其中矣若一向忘懷管帶生死心不破
陰魔得其便未免把虛空隔截作兩處處靜時受無
量樂處鬧時受無量苦要得苦樂均平但莫起心管
帶將心忘懷十二時中放教蕩蕩地忽尔舊習瞥起
亦不著用心按捺只就瞥起處看箇話頭狗子還有
佛性也無無正恁麼時如紅爐上一點雪相似眼辨
手親者一連連得方知癩融道恰恰用心時恰恰無
心用曲談名相勞直說無繁重無心恰恰用常用恰
恰無今說無心處不與有心殊不是誑人語昔婆修
盤頭常一食不卧六時禮佛清淨無欲為人所歸二

十祖闇夜多將欲度之問其徒曰此徧行頭陀能修
梵行可得佛道乎其徒曰我師精進如此何故不可
闇夜多曰汝師與道遠矣設苦行原於虛妄皆虛妄
之本也其徒不憤皆作色應聲謂闇夜多曰其苦蘊
何德行而譏我師闇夜多曰我不求道亦不顛倒我
不禮佛亦不輕慢我不長坐亦不懈怠我不一食亦
不雜食我不知足亦不貪欲心無所希名之曰道婆
修閑已發無漏智所謂先以定動後以智拔也杜撰
長老輩教左右靜坐等作佛豈非虛妄之本乎又言
靜處無失鬧處有失豈非壞世間相而求空相之若
如此修行如何契得真諦所謂今說無心處不與有

心殊請公於此諦當思量看婆修初亦將謂長坐不
卧可以成佛纔被闇夜多點破便於言下知歸發無
漏智真是良馬見鞭影而行也衆生狂亂是病佛以
寂靜波羅蜜藥治之病去藥存其病愈其括一放一
何時是了生死到來靜闇兩邊都用一點不得其道
闇處失者多靜處失者少不如少與多得與失靜與
鬧縛作一束送放佗方世界却好就日用非多非少
非靜非鬧非得非失處略提撕看是箇甚麼無常迅
速百歲光陰一彈指頃便過也更有甚麼閑工夫理
會得理會失理會靜理會鬧理會多理會少理會忘
懷理會管帶石頭和尚云謹白參玄人光陰莫虛度

遮一句子開眼也著合眼也著志懷也著管帶也著
狂亂也著寂靜也著此是徑山如此差排想杜撰長
老輩別有差排處也咄且置是事

又

左右做靜勝工夫積有年矣不識於開眼應物處得
心地安閑否若未得安閑是靜勝工夫未得力也若
許久猶未得力當求箇徑截得力處方始不孤負平
昔許多工夫也平昔做靜勝工夫只為要支這箇開
底正鬧時却被鬧底聒擾自家方寸却似平昔不曾
做靜勝工夫一般耳遮箇道理只為太近遠不出自
家眼時裏開眼便刺著合眼處亦不欠少開口便道

貼心處切
須要
又云
煩人

著合口處亦自現成撮欲起心動念承當未早已蹉
過十萬八千了也直是無你用心處遮箇最是省力
而今學此道者多是要用力求求之轉失向之愈背
那堪墮在得失解路上謂開處失者多靜處失者少
左右在靜勝處住了二十餘年試將些子得力底來
看則箇若將拈拈地底做靜中得力處何故却向開
處失却而今要得省力靜開一如但只透取趙州無
字忽然透得方知靜開兩不相妨亦不著用力支撐
亦不作無支撐解矣

答秦國太夫人

謙禪歸領所賜教并親書數頌初亦甚疑之及詢謙

橋二地乃緣方丈
或云平心
然終日不
心平心
不校也

則
亦
不
校
也

子細方知不自欺曠劫未明之事豁爾現前不從人
得始知法喜禪悅之樂非世間之樂可比山野為國
太歡喜累日寢食俱忘兒子作宰相身作國夫人未
足為貴糞埽堆頭收得無價之寶百劫千生受用不
盡方始為真貴耳然切不得執著此貴若執著則墮
在尊貴中不復興悲起智憐愍有情耳記取記取

答張丞相

德遠奉問上人時為母喪人
謂僧後文殊自彼上人及弟人

恭惟燕居阿練若與彼上人同會一處娛戲毗盧藏
海隨宜作佛事少病少惱釣候動止萬福從上諸聖
莫不皆然所謂於念念中入一切法滅盡三昧不退
菩薩道不捨菩薩事不捨大悲悲心修習波羅蜜未

法時及三時入之也之徒等經 彼經等入之也 此之到彼等諸位也 彼等

普州多遠路國
大惠少兼亦有

國之財物一字
不可不備
日夫劫入物一
年出時之國

嘗休息觀察一切佛國土無有厭倦不捨度眾生願
不斷轉法輪事不廢教化眾生業乃至所有勝願皆
得圓滿了知一切國土差別入佛種性至於彼岸此
大丈夫四威儀中受用家事耳大居士於此六行無
倦而妙喜於此亦作普州人又不識還許外人插手
否聞到長沙即杜口毗耶深入不二此亦非分外法
如是故願居士如是受用則諸魔外道定來作護法
善神也其餘種種差別異旨皆自心現量境界亦非
他物也不識居士以為如何

答張提刑

賜叔

信安人

老居士所作所為冥與道合但未能得因圪一下耳

補
出
人
人

當人穩坐之處便是當人出生死之處便是當人致
君於堯舜之上之處便是當人起疲氓於凋瘵之際
之處便是當人覆蔭子孫之處到遮裏說佛說祖說
心說性說玄說妙說理說事說好說惡亦是外邊事
如此等事尚屬外矣況更作塵勞中先聖所訶之事
耶作好事尚不肯豈肯作不好事耶若信得此說及
永嘉所謂行亦禪坐亦禪語默動靜體安然不是虛
語請依此行履始終不變易則雖未徹證自己本地
風光雖未明見自己本來面目生處已熟熟處已生
矣切切記取纔覺省力處便是得力處也妙喜老漢
每與箇中人說此話往往見說得頻了多忽之不肯

將爲事居士試如此做工夫看只十餘日便自見得
省力不省力得力不得力矣如人飲水冷暖自知說
與人不得呈似人不得先德云語證則不可示人說
理則非證不了自證自得自信自悟處除曾證曾得
已信已悟者方默默相契未證未得未信未悟者不
唯自不信亦不信他人有如此境界老居士天資近
道現定所作所爲太著更易以佗人較之萬分中已
省得九千九百九十九分只欠噴地一發便了士大
夫學道多不著實埋會除却口議心思便茫然無所
措手足不信無措手足處正是好處只管心裏要思
量得到口裏要說得分曉殊不知錯了也佛言如來

省得九千九百九十九分

以一切譬喻說種種事無有譬喻能說此法何以故
心智路絕不思議故信知思量分別障道必矣若得
前後際斷心智路自絕矣若得心智路絕說種種事
皆此法也此法既明即此明處便是不思議大解脫
境界只此境界亦不可思議境界既不可思議一切
譬喻亦不可思議種種事亦不可思議只遮不可思
議底亦不可思議此語亦無著處只遮無著處底亦
不可思議如是展轉窮詰若事若法若譬喻若境界
如環之無端無起處無盡處皆不可思議之法也所
以云菩薩住是不思議於中思議不可盡入此不可
思議處思與非思皆寂滅然亦不得住在寂滅處若

回向無量阿僧祇劫
法身無量阿僧祇劫
平人回向無量阿僧祇劫
出生無量阿僧祇劫
回向無量阿僧祇劫
回向無量阿僧祇劫
回向無量阿僧祇劫
回向無量阿僧祇劫

住在寂滅處則被法界量之所管攝教中謂之法塵
煩惱滅却法界量種種殊勝一持源盡了方始好看
庭前柏樹子麻三斤乾屎橛狗子無佛性一口吸盡
西江水東山水上行之類忽然一句下透得方始謂
之法界無量回向如實而見如實而行如實而用便
能於一毛端現寶王刹坐微塵裏轉大法輪成就種
種法破壞種種法一切由我如壯士展臂不借作力
師子游行不求伴侶種種勝妙境界現前心不驚異
種種惡業境界現前心不怕怖日用四威儀由隨緣
放曠任性逍遙到得遮箇四地方可說無天堂無地
獄等事永嘉云亦無人亦無佛大千沙界海中漚一

大德寺藏書

三十一 各有四句 陸子云 此十六句 乃 陸子 所 作 也 其 中 有 一 句 曰 則 曰 大 十 六 於 此 九 十 六 之 上 可 以 見 其 所 作 之 意 矣 此 亦 一 例 也

11

念仙三昧經
此二條一切經
不可不讀
不可不讀

我多一句你無語時便是我得便宜了也及至撞著箇具實明眼漢又却不識縱然識得又無決定信不肯四楞塌地放下就師家理會依舊要求印可及至師家於逆順境中示以本分鉗鎚又却怕懼不敢親近此等名爲可憐惑者老居士妙年登高第起家所

在之處隨時作利益事文章事業皆過人而未嘗自矜一心一意只要退步著實理會此段大事因緣見其至誠不覺忉忉如許非獨要居士識得遮般病痛亦作勸發初心菩薩入道之資糧也

答汪內翰

彥章

承杜門壁觀此息心良藥也若更讀故紙定引起

此二條一切經
不可不讀
不可不讀

識中無始時來生死根苗作善根難作障道難無得息心且息心已過去底事或善或惡或逆或順都莫思量現在事得省便省一刀兩段不要遲疑未來事自然不相續矣釋迦老子云心不妄取過去法亦不貪著未來事不於現在有所住達三昧空寂但看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無請只把閑思量底心印在無字上試思量看忽然向思量不及處得遮一念破便是了達三昧處也了達時安排不得計較不得引證不得何以故了達處不容安排不容計較不容引證縱然引證得計較得安排得與了達底了沒交涉但放教涉蕩地善惡都莫思量亦

風高月黑一
人獨行
夜深人靜
月黑風高

莫著意亦莫忘懷著意則流蕩忘懷則昏沈不著意
不忘懷苦不是苦惡不是惡苦如此了達生死魔何
處摸捺一箇王章聲名滿天下平生安排得比較
得引證得底是文章是名譽是官職晚年收因結果
處那箇是實做了無限之乎者也那一句得力名譽
既彰與匪德藏光者相去幾何官職已做到大兩制
與作秀才時相去多少而今已近七十歲儘公伎倆
待要如何臘月三十日作麼生折合去無常殺鬼念
念不停雪峯真覺云光陰倏忽暫須更浮世那能得
久居出領主登三十二入關早是四旬餘忙非不用
頻頻舉已過還須旋旋除為報滿城朱紫道閻王不

旋用

多快
少不快
多不快
少不快

怕佩金魚古人苦口叮嚀為甚麼事世間愚庸之人
飢寒所迫日用無他念只得身上稍煩肚裏不飢便
了只是遮兩事生死魔却不能為惱以受富貴者較
之輕重大不等受富貴底身上既常煩肚裏又常飽
既不被遮兩事所迫又却多一件不可說底無狀以
故常在生死魔網中無由出離除宿有靈骨方見得
徹識得破先聖云瞥起是病不續是藥不怕念起唯
恐覺遲佛者覺也為其常覺故謂之大覺亦謂之覺
王然皆從凡夫中做得出來彼既丈夫我寧不尔百
年光景能得幾時念念如救頭然做好事尚恐做不
辦況念念在塵勞中而不覺也可畏可畏近收呂居

仁四月初書報曾叔夏劉彥禮死居仁云交游中時復抽了一兩人直是可畏渠還來爲此事甚切亦以瞥地回頭稍遲爲恨比已作書答之云只以末後知非底一念爲正不問遲速也知非底一念便是成佛作祖底基本破魔網底利器出生死路頭也願公亦只如此做工夫做得工夫漸熟則日用二六時中便覺省力矣覺得省力時不要放緩只就省力處崖將去崖來崖去和遮省力處亦不知有時不爭多也但只看箇無字莫管得不得至禱至禱

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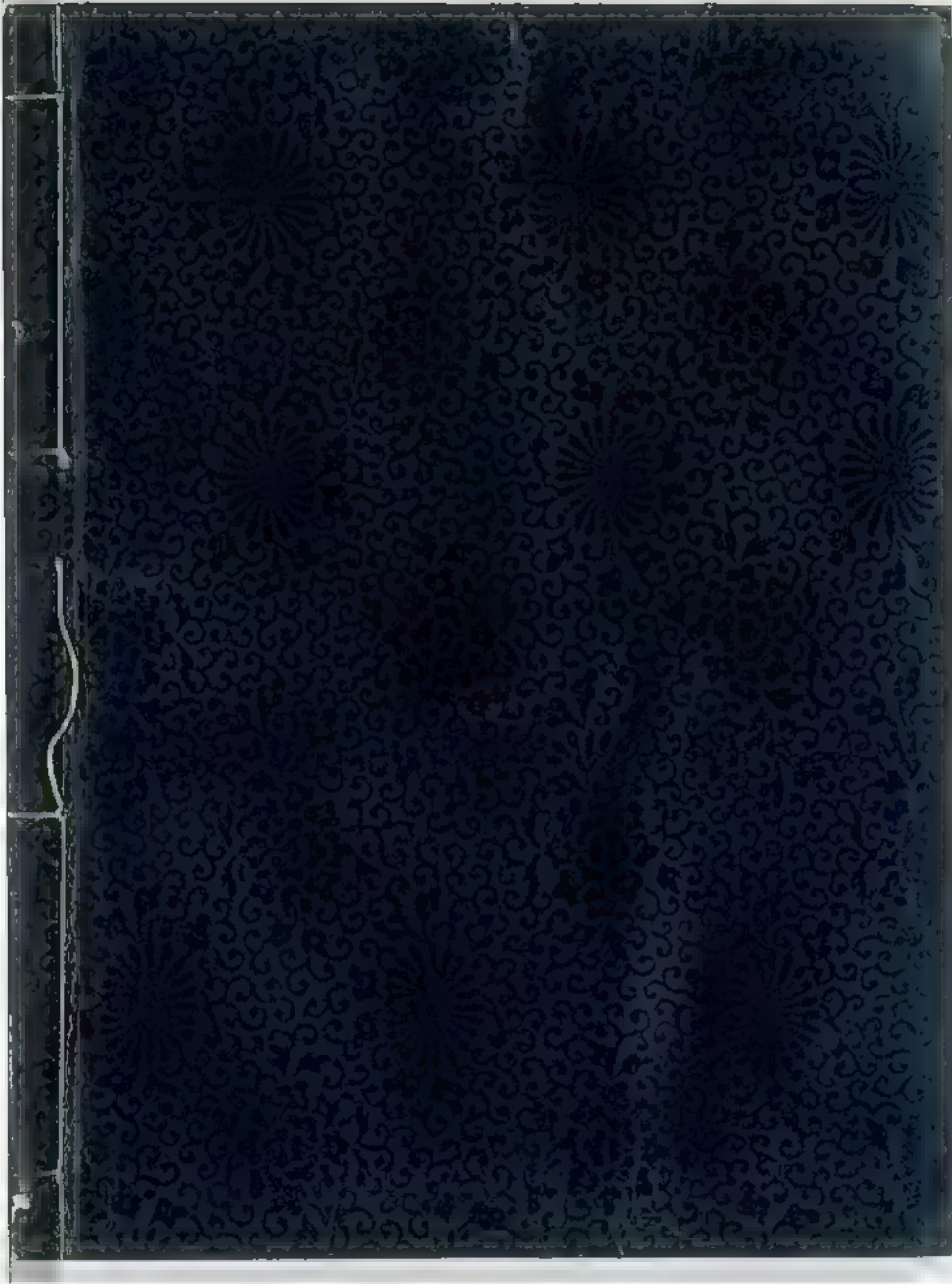
伏承杜門息交世事一切闊略唯朝夕以某向所舉

話頭提撕甚善甚善既辦此心當以悟爲則若自生退屈謂根性陋劣更求入頭處正是舍元殿裏問長安在甚處亦正提撕時是阿誰能知根性陋劣底又是阿誰求入頭處底又是阿誰妙喜不避口業分明爲居士說破只是箇汪彥章更無兩箇只有一箇汪彥章更那裏得箇提撕底知根性陋劣底求入頭處底來當知皆是汪彥章影子並不干他汪彥章事若是真箇汪彥章根性必不陋劣必不求入頭處但只信得自家主人公及並不消得許多勞攘昔有僧問仰山禪宗頓悟畢竟入門的意如何山曰此意極難若是祖宗門下上根上智一聞千悟得大總持此根

要思量但思量要哭但哭哭來哭去思量來思量去
抖擻得藏識中許多恩愛習氣盡時自然如冰歸水
還我箇本來無煩惱無思量無憂無苦底去耳入得
世間出世無餘世間法則佛法佛法則世間法也父
子天性一而已若子喪而父不煩惱不思量如父喪
而子不煩惱不思量還得也無若硬止遏哭時又不
敢哭思量時又不敢思量是特欲逆天理滅天性揚
聲止響潑油救火耳正當煩惱時總不是外事且不
得作外邊想永嘉云無明實性即佛性幻化空身即
法身是真語實語不誑不妄等語怎麼見得了要思
量要煩惱亦不可得作是觀者名為正觀若他觀

名為邪觀邪正未分正好著力此是妙善決定義
智人前莫說

大慧普覺禪師書上



t 024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大慧普覺禪師書

下

楚越誠哉是言
即此乃不傳之妙左右發意欲作妙喜書未操觚拂
紙已兩手分付了也又何待堅忍究竟以俟他日耶
此箇道理唯證者方默默相契難與俗子言延平乃
閩嶺佳處左右能言調伏不為逆順開拔了所轉便
是大解脫人此人能轉一切開拔子日用活潑潑地
拘牽惹絆不得苟若直下便任麼承當日然無一
毫毫於我作障古德有言佛說一切法為度一切心

大慧普覺禪師書下

參學 惠然 錄

答夏運使

示諭道契則霄壤共處趣異則覲面楚越誠哉是言
即此乃不傳之妙左右發意欲作妙喜書未操觚拂
紙已兩手分付了也又何待堅忍究竟以俟他日耶
此箇道理唯證者方默默相契難與俗子言延平乃
閩嶺佳處左右能言調伏不為逆順開拔了所轉便
是大解脫人此人能轉一切開拔子日用活潑潑地
拘牽惹絆不得苟若直下便任麼承當日然無一
毫毫於我作障古德有言佛說一切法為度一切心



799705

我無一切心何用一切法又嬾融云恰恰用心時恰恰無心用曲談名相勞直說無弊小重無心恰恰用常用恰恰無今說無心處不與有心殊非特嬾融如是妙言與云亦在其中其中事難拈出似人前所謂默默相契是也

答呂舍人

居仁

千疑萬疑只是一疑話頭上疑破則千疑萬疑一時破話頭不破則且就這一回與之廝差若素了話頭却云別文字上起疑經教上起疑古人公案上起疑日用塵勞中起疑皆是邪魔眷屬第一不得回舉起處承當又不得思量下度但著意就不可思慮思量

心無所之老鼠入牛角便見倒斷也又方寸若閑但只舉狗子無佛性話佛語祖語諸方老宿語千差萬別若透得箇無字一時透過不著問人若一向問人佛語又如何祖語又如何諸方老宿語又如何求劫無有悟時也

答呂郎中

隆礼

今兄居仁兩得書為此事甚忙然亦當著忙年已六十從官又做了更待如何若不早著忙臘月三十日如何打疊得辦聞左右近來亦忙只遮著忙底便是臘月三十日消息也如何是佛花屎極遮裏不遮裏臘月三十日何異措大家一生鑽故紙是事直知博

一々村溪指大
人言人指大
天下世間命

覽羣言高談闊論孔子又如何孟子又如何莊子又
如何周易又如何古今治亂又如何被遮些言語使
得來七顛八倒諸子百家纔聞人舉著一字便成卷
念將去以一事不知為恥及乎問著他自家屋裏事
並無一人知者可謂終日數他寶自無半錢分空來
世上打一遭脫却遮殼漏了上天堂也不知入地獄
世不知隨其業力流入諸趣並不知若是別人家裏
事細大無有不知者士大夫讀得書多底無明多讀
得書少底無明少做得官小底人我小做得官大底
人我大自道我聰明靈利及乎臨秋毫利害聰明也
不見靈利也不見平生所讀底書一字也使不著蓋

上大人丘乙巳時便錯了也只欲取富貴耳取得
富貴底又能有幾人肯回頭轉腦向自己脚跟下推
窮我遮取富貴底從何處來即今受富貴底異日却
向何處去既不知來處又不知去處便覺心頭迷悶
正迷悶時亦非佗物只就遮裏看箇話頭僧問雲門
如何是佛門云乾屎橛但舉此話忽然仗倆盡時便
悟也切忌尋文字引證胡亂博量注解縱然注解得
分明說得石下落盡是鬼家活計疑情不破生死交
加疑情若破則生死心絕矣生死心絕則佛見法見
亡矣佛見法見尚亡況復更起衆生煩惱見耶但將
迷悶底心移來乾屎橛上一抵抵住怖生死底心迷

從上大人丘乙巳時便錯了也只欲取富貴耳取得
富貴底又能有幾人肯回頭轉腦向自己脚跟下推
窮我遮取富貴底從何處來即今受富貴底異日却
向何處去既不知來處又不知去處便覺心頭迷悶
正迷悶時亦非佗物只就遮裏看箇話頭僧問雲門
如何是佛門云乾屎橛但舉此話忽然仗倆盡時便
悟也切忌尋文字引證胡亂博量注解縱然注解得
分明說得石下落盡是鬼家活計疑情不破生死交
加疑情若破則生死心絕矣生死心絕則佛見法見
亡矣佛見法見尚亡況復更起衆生煩惱見耶但將
迷悶底心移來乾屎橛上一抵抵住怖生死底心迷

水牯一頭
一羣人
外面有金銀

悶底心思量分別底心作聰明底心自然不行也覺
得不行時真怕落空忽然向抵任處絕消息不勝慶
快平生得消息絕了起佛見法見衆生見思量分別
作聰明認道理都不相妨日用四威儀中但常放教
蕩蕩地淨處開處常以乾屎橛提撕日往月來水牯
牛自純熟矣第一不得向外面別起疑也乾屎橛上
疑破則恒河沙數疑一時破矣前此亦嘗如此寫與
居仁比趙景明求得書書中再來問三不知離此別
有下二天處也無又如舉手動足著木喫飯當如何
體究爲復只看話頭爲復別有體究又平生一大疑
事至今未了只如死後斷滅不斷滅如何決定見得

提撕
水牯
一羣人
外面有金銀

又不要引經論所說不要指古人公案只據目前直
截分明指示剖判斷滅不斷滅實處觀照如此說話
返不处三家村裏省禹漢却無如許多裏壞死地死
得瞥脫分明向作道子疑萬疑只是一疑話頭上疑
破則千疑萬疑一時破話頭不破則且就話頭上與
之厮崖若弄話頭却去別文字上起疑經教上起
疑古人公案上起疑日用塵勞中起疑皆是邪魔着
屬又不得向舉起處承當又不得思量卜度任二著
意就不可思量處思量心無所之老鼠入牛角便見
倒斷也爲得如此分曉又却更來惛惛地問
不知許多聰明知見向甚處去也不信道平生讀底

提撕
水牯
一羣人
外面有金銀

法性本空之義
一法性本空之義
二法性本空之義
三法性本空之義
四法性本空之義
五法性本空之義
六法性本空之義
七法性本空之義
八法性本空之義
九法性本空之義
十法性本空之義

滅之體五蘊是生滅之用一體五用生滅是常生則
從體起用滅則攝用歸體若聽更生即六情之類不
斷不滅若不聽更生即末歸寂滅同於無情之物如
是則一切諸法被涅槃之所禁伏尚不得生何樂之
有可與居仁祖師到遮裏不能臨濟德山用事遂放
些氣息還佗云汝是釋子何習外道常邪見而議
最上乘法據汝所解即色身外別有法身雖生滅求
於寂滅又推涅槃常樂言有身受者斯乃執吝生死
耽著世樂汝今當知佛為一切迷人認五蘊和合為
自體相分別一切法為外塵相好生惡死念念遷流
不知夢幻虛假枉受輪回以常樂涅槃翻為苦相終

各各
各各
各各
各各
各各
各各
各各
各各
各各
各各

各各
各各
各各
各各
各各
各各
各各
各各
各各
各各

日馳求佛愍此故乃示涅槃真樂刹那無有生相刹
那無有滅相更無生滅可滅到此請是則寂滅現前
當現前時亦無現前之量乃謂常樂此樂無有定者
亦無有不受者些微豈有一體五用之名何況更言
涅槃禁伏諸法令永不生此乃謗佛毀法居仁亦有
聽吾偈曰不分疎無上大涅槃圓明常寂照凡愚謂之
死外道執為斷諸求二乘人即以為無作盡屬情所
計六十二見本妄立虛假名何為真實義居仁要見
此一唯有過量人其未見通達無取捨居仁更疑以知
五蘊法及以蘊中我居仁在外現眾色像其眼
一一音聲相人平等如夢幻一辨不起凡聖見不

六十二見
六十二見
六十二見
六十二見
六十二見
六十二見
六十二見
六十二見
六十二見
六十二見

不作一解

五知大悟下

作涅槃解亦未見二邊三際斷常應諸根用而不
用想分別一切法不起分別想劫火燒海底風鼓山
相擊其常寂滅樂涅槃相如是吾今強言說令汝捨
邪見只是吾仁汝勿隨言解居仁許汝知少分只遮
不志道聞偈忽然大悟下只遮一絡索便是直
截分明指示居仁底指頭子也居仁見此若道猶是
經論所說尚指古人公案若尚作如此見入地獄如
箭射

答呂舍人 居仁

承日用不輟做工夫工夫熟則撞發關挨子矣所謂
工夫者思量此間塵勞底心回在乾屎橛上令住識

偶語曰人不知此工夫之妙處

不行如土木偶人相似覺得昏怛沒巴鼻可把捉時
便是好消息也莫怕落空亦莫思前算後幾時得悟
若存此心便落邪道佛云是法非思量分別之所能
解解著即禍生知得思量分別不能解者是誰只是
箇呂居仁更不得回頭轉腦也前此答隆禮書說盡
禪病矣諸佛諸祖並無一法與人只要當人自信自
肯自見自悟耳若只取佗人口頭說底恐誤人此事
決定離言說相離心緣相離文字相能知離諸相者
亦只是呂居仁疑佗死後斷滅不斷滅亦只是呂居
仁求直截指示者亦只是呂居仁日用二六時中或
瞋或喜或思量或分別或昏沈或掉舉皆只是呂居

後見

仁只遮呂居仁能作種種奇特變化能與諸佛諸
同游寂滅大解脫光明海中成就世間出世間事只
是呂居仁信不及耳若信得及請依此注腳入是三
昧忽然從三昧起失却孃生鼻孔便是徹頭也

又

令弟子育經由出所賜教讀之喜慰可知無常迅速
百歲光陰如電閃便是收因結果底時節到來也乾
屎橛如何覺得沒巴鼻無滋味肚裏悶時便是好底
消息也第一不得向舉起處承當又不得壓在無事
甲裏不可舉時便有不舉時便無也但將思量世間
塵勞底心回在乾屎橛上思量來思量去無處奈何

伎倆忽然盡便自悟也不得將心等悟若將心等悟
求劫不能得悟也前此答隆禮書說盡措大家病痛
矣承只置在座右若依此做工夫雖未悟徹亦能分
別邪正不為邪魔所障亦種得般若種子深縱今生
不了來生出頭現成受用亦不費力亦不被惡業奪
將去臨命終時亦能轉業況一念相應耶逐日千萬
不要思量別事但只思量乾屎橛莫問幾時悟至禱
至禱悟時亦無時節亦不驚羣動衆即時怙怙地自
然不疑佛不疑祖不疑生不疑死得到不疑之地便
是佛地也佛地上本無疑無悟無迷無生無死無有
無無無涅槃無般若無佛無衆生亦無怎麼說者此

語亦不受亦無不受者亦無知不受者亦無慧
不受者居仁如是信得及佛亦只如是祖亦只如是
悟亦只如是迷亦只如是疑亦只如是牛亦只如是
死亦只如是日用塵勞中亦只如是死後斷滅不斷
滅亦只如是在朝廷作從官亦只如是宮觀在靜處
亦只如是住徑山一千七百衆圍遶亦只如是總管
在衡州亦只如是居仁還信得及亦信得及亦只如
是信不及亦只如是畢竟如何如是如是如是亦只
如是

答汪狀元

聖錫

石少年自立便在一切人頂額上不為富貴所惑

羅非百劫千生願力所持焉能致是又能切切於此
一大事念念不退轉有決定信具決定志此豈淺丈
夫所能老瞿曇云唯此一事實餘二則非真請著鞭
不可忽世間事只遮是先聖豈不云乎朝聞道夕死
可矣不知聞底是何道到遮裏豈容眨眼不可更引
吾道一以貫之去也須自信自悟說得底終是無憑
據自見得自悟得自信得及了說不得形容不出却
不妨只怕說得似形容得似却不見却不悟者老瞿
曇指為增上慢人亦謂之謗般若人亦謂之大妄語
人亦謂之斷佛慧命人千佛出世不通懺悔若透得
狗子無佛性話遮般說話却成妄語矣而今不可更

羅非百劫千生願力所持焉能致是又能切切於此
一大事念念不退轉有決定信具決定志此豈淺丈
夫所能老瞿曇云唯此一事實餘二則非真請著鞭
不可忽世間事只遮是先聖豈不云乎朝聞道夕死
可矣不知聞底是何道到遮裏豈容眨眼不可更引
吾道一以貫之去也須自信自悟說得底終是無憑
據自見得自悟得自信得及了說不得形容不出却
不妨只怕說得似形容得似却不見却不悟者老瞿
曇指為增上慢人亦謂之謗般若人亦謂之大妄語
人亦謂之斷佛慧命人千佛出世不通懺悔若透得
狗子無佛性話遮般說話却成妄語矣而今不可更

羅非百劫千生願力所持焉能致是又能切切於此
一大事念念不退轉有決定信具決定志此豈淺丈
夫所能老瞿曇云唯此一事實餘二則非真請著鞭
不可忽世間事只遮是先聖豈不云乎朝聞道夕死
可矣不知聞底是何道到遮裏豈容眨眼不可更引
吾道一以貫之去也須自信自悟說得底終是無憑
據自見得自悟得自信得及了說不得形容不出却
不妨只怕說得似形容得似却不見却不悟者老瞿
曇指為增上慢人亦謂之謗般若人亦謂之大妄語
人亦謂之斷佛慧命人千佛出世不通懺悔若透得
狗子無佛性話遮般說話却成妄語矣而今不可更

作妄語會昌居仁比連收兩書書中皆云夏中客陸
禮書常置座右以得為期又聞當錄呈左右近世貴
公子似渠者如優曇鉢花時一現耳頃在山頭每與
公說遮般話見公眼目定動領覽得九分九釐只欠
因地一下尔若得因地一下了儒即釋釋即儒僧即
俗俗即僧凡即聖聖即凡我即你你即我天即地地
即天波即水水即波酥酪醍醐攪成一味餅盤釵釧
鎔成一金在我不在人得到遮箇田地由我指揮所
謂我為法王於法自在得失是非焉有罣礙不是強
為法如是故也此箇境界除無垢老子他人如何信
得及縱信得及如何得入手左右已信得及已覩得

此箇境界除無垢老子他人如何信得及縱信得及如何得入手左右已信得及已覩得

此箇境界除無垢老子他人如何信得及縱信得及如何得入手左右已信得及已覩得

見已能分別是邪是正但未得入手耳得入手時不
分老少不在智愚如將梵位直授凡庸更無階級次
第求嘉所謂一超直入如來地是也但相聽決不相
誤

又

某萬緣休罷日用只如此無煩軫念左右分上欠少
箇甚麼在世界上可謂千足萬足苟能於此箇門中
翻身一擲何止腰纏十萬貫騎鶴上揚州而已哉昔
揚文公大年三十歲見廣慧璉公除去礙膺之物自
是已後在朝廷居田里始終一節不為功名所移不
為富貴所奪亦非有意輕功名富貴道之所在淡如

此箇境界除無垢老子他人如何信得及縱信得及如何得入手左右已信得及已覩得

是故也趙州云諸人被十二時使老僧使得十二時
此老此說非是強為亦法如是故也大率為學為道
一也而今學者往往以仁義禮智信為學以格物忠
恕一以貫之之類為道只管如博謎子相似又如衆
盲摸象各說異端釋不云乎以思惟心測度如來圓
覺境界如取螢火燒須彌山臨生死禍福之際都不
得力蓋由此也揚子云學者所以修性性即道也黃
面老子云性成無上道圭峯云作有義事是惺悟心
作無義事是狂亂心狂亂由情念臨終被業牽惺悟
不由情臨終能轉業所謂義者是義理之義非仁義
之義而今看來遮老子亦未免析虛空為兩處仁心

性之仁義乃性之義禮乃性之禮智乃性之智信
性之信義理之義亦性也作無義事即背此性作有
義事即順此性然順背在人不在性也仁義禮智信
在性不在人也人有賢愚性即無也若仁義禮智信
在賢而不在愚則聖人之道有揀擇取捨矣如天降
雨擇地而下矣所以云仁義禮智信在性而不在人
也賢愚順背在人而不在性也揚子所謂修性性亦
不可修亦順背賢愚而已圭峯所謂惺悟狂亂是也
趙州所謂使得十二時被十二時使是也若識得仁
義禮智信之性起處則格物忠恕一以貫之在其中
矣華法師云能天能人者豈天人之所能哉所以云

性之仁義乃性之義禮乃性之禮智乃性之智信
性之信義理之義亦性也作無義事即背此性作有
義事即順此性然順背在人不在性也仁義禮智信
在性不在人也人有賢愚性即無也若仁義禮智信
在賢而不在愚則聖人之道有揀擇取捨矣如天降
雨擇地而下矣所以云仁義禮智信在性而不在人
也賢愚順背在人而不在性也揚子所謂修性性亦
不可修亦順背賢愚而已圭峯所謂惺悟狂亂是也
趙州所謂使得十二時被十二時使是也若識得仁
義禮智信之性起處則格物忠恕一以貫之在其中
矣華法師云能天能人者豈天人之所能哉所以云

傳外之有微
始住修女是後
道住修女是後
國生住修女是後
於今住修女是後

為學為道一也大率聖人設教不求名不伐功如春
行花木具此性者時節因緣到來各各不相知隨其
根性大小方圓長短或青或黃或紅或綠或臭或香
同時發作非春能大能小能方能圓能長能短能青
能黃能紅能綠能臭能香此皆本有之性遇緣而發
耳百丈云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時節若至其
理自彰又讓師謂馬師曰汝學心地法門如下種子
我說法要譬彼天澤汝緣合故當見其道所以云聖
人設教不求名不伐功只今學者見性成道而已無
垢老子云道在一芥則一芥重道在天下則天下重
是也左右嘗升無垢之堂而未入其室見其表而未

又向道
住修女
住修女
住修女
住修女

見其裏百歲光陰只在一剎那間剎那間悟去如土
所說者皆非實義然既悟了以為實亦在我以為非
實亦在我如水上葫蘆無人動著常蕩蕩地觸著便
動捺著便轉轉地非是強為亦法如是故也趙州
狗子無佛性話左右如人捕賊已知窩盤處但未捉
著耳請快著精彩不得有少間斷時時向行住坐卧
處看讀書史處修仁義禮智信處侍奉尊長處提誨
學者處喫粥喫飯處與之厮崖忽然打失布袋夫復
何言

又向道
住修女
住修女
住修女
住修女

答宗直閣

示諭應緣日涉差別境界未嘗不在佛法中又於日

用動容之間以狗子無佛性話破除情塵若作如是工夫恐卒未得悟入請於腳跟下照顧差別境界從甚麼處起動容周旋之間如何以狗子無佛性話破除情塵能知破除情塵者又是阿誰佛不二乎衆生顛倒迷已逐物物本無自性迷已者自逐之耳境界本無差別迷已者自差別耳既日涉差別境界又在佛法中既在佛法中則非差別境界既在差別境界中則非佛法矣拈一放一有甚了期廣額屠兒在涅槃會上放下屠刀立地便成佛豈有許多惓惓怛怛來日用應緣處纔覺涉差別境界時但只就差別處舉狗子無佛性話不用作破除想不用作情塵想不

用作差別想不用作佛法想但只看徇子無佛性語
但只舉箇無字亦不用存心等悟若存心等悟則境
界也差別佛法也差別情塵也差別徇子無佛性話
也差別間斷處也差別無間斷處也差別遭情塵惑
亂身心不安樂處也差別能知許多差別底亦差別
若要除此病但只看箇無字但只看廣額屠兒放下
屠刀云我是千佛一數是實是虛若作虛實商量又
打入差別境界上去也不如一刀兩段不得念後思
前念後思前則又差別矣玄沙云此事限約不得心
思路絕不因莊嚴本來真靜動用語笑隨處明了更
無欠少今時人不悟箇中道理妄自涉事涉塵處處

染著頭頭繫絆縱悟則塵境紛紛名相不實便擬疑
心歛念攝事歸空閉目藏睛隨有念起旋旋破除細
想纔生即便通捺如此見解即是落空亡底外道魂
不散底死人冥冥漠漠無覺無知塞耳偷鈴徒自欺
誑左右來書云云盡是玄沙所訶底病默照邪師埋
人底坑子不可不知也舉話時都不用作許多伎倆
但行住坐卧處勿令間斷喜怒哀樂處莫生分別舉
來舉去看來看去覺得沒理路沒滋味心頭熱鬧時
便是當人放身命處也記取記取莫見如此境界便
退心如此境界正是成佛作祖底消息也而今默照
邪師輩只以無言無說為極則喚作威音那畔事亦

思息
初止
持心
持心

喚作空劫已前事不信有悟門以悟為詎以悟為第
二頭以悟為方便語以悟為接引之詞如此之徒謾
人自謾誤人自誤亦不可不知日用四威儀中涉差
別境界覺得省力時便是得力處也得力處極省功
若用一毫毛氣力支撐定是邪法非佛法也但辦取
長遠心與狗子無佛性話斷崖崖來崖去心無所之
忽然如睡夢覺如蓮花開如披雲見日到忘處時自
然成一片矣但日用七期八倒處只看箇無字工夫
悟不悟徹不徹三世諸佛只是箇無事人諸代祖師
亦只是箇無事人古德云但於事上通無事見色聞
聲不用盡又古德云愚人除境不亡心智者亡心不

天色
不問
不問
不問
不問
不問
不問
不問

[illegible]

答李參政

來發

示諭華嚴重重法界斷非虛語既非虛語必有分付
處必有自肯處讀至此嗟歎矣之士大夫平昔所學
臨死生禍福之際手足俱露者十常八九考其行事
不如三家村裏省事漢富貴賤不能相其心以六

[illegible]

較之智不如愚貴不如賤者多矣何以故生死禍福現前那時不容僞故也大參相公平昔所學已見於行事臨禍福之際如精金入火愈見明耀又決定知華嚴重重法界斷非虛語則定不作佗物想矣其餘七類八倒或逆或順或正或邪亦非佗物願公常作此觀妙喜亦在其中異日相從於寂寞之濱結當當來世香火因緣成就重重法界以實其事豈小補哉更須下箇注腳即今遮一絡索切忌作寓言指物會一笑

答曾示丞

天隱

左右天資近道身心清淨無佗緣作障只遮一段誰

人能及又能行住坐卧以老僧所示省要處時時提
撕休說一念相應千了百當便是此生打未徹只恁
麼差到臘月三十日闍家老子也須倒退三千里始
得何以故為念念在般若中無異念無間斷故只如
道家流以妄心存想日夕月深尚能成功不為地水
火風所使況全念住在般若中臘月三十日豈不能
轉業耶而今人多是将有所得心學道此是無妄想
中真妄想也但放教自在然不得大緊不得太緩只
恁麼做工夫省無限心力左右生處已熟熟處已生
十二時中自然不著枯心忘懷將心管帶多難未透
脫諸魔外道已不能伺其便亦自能與諸魔外道共

不緊不緩
中真妄想
中真妄想

一手同一眼成就彼事而不墮其數矣除公一人可
以語此餘人非但不能如公行履亦未必信得及也
但於話頭上看看來看去覺得沒已鼻沒滋味心頭
悶時正好著力切忌隨他去只遮悶處便是成佛作
祖坐斷天下人舌頭處也不可忽不可忽

答王教授

大授

大授

不識左右別後日用如何做工夫若是曾於理性上
得滋味經教中得滋味祖師言句上得滋味眼見耳
聞處得滋味舉足動步處得滋味心思意想處得滋
味都不濟事若要直下休歇應是從前得滋味處都
莫管他却去沒撈摸處沒滋味處試著意看看著意

不識左右
別後日用
如何做工
夫若是曾
於理性上
得滋味經
教中得滋
味祖師言
句上得滋
味眼見耳
聞處得滋
味舉足動
步處得滋
味心思意
想處得滋
味都不濟
事若要直
下休歇應
是從前得
滋味處都
莫管他却
去沒撈摸
處沒滋味
處試著意
看看著意

都不干我一星事禪門種種差別異解唯識法者懼
大法不明者往往多以病為藥不可不知

答劉侍郎

李高

示諭臘月三十日已到要之日用當如是觀察則世
間塵勞之心自然銷殞矣塵勞之心既銷殞則來日
依前孟春猶寒矣古德云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
緣此箇時節乃是黃面老子出世成佛坐金剛座降
伏魔軍轉法輪度眾生入涅槃底時節與解空所謂
臘月三十日時節無異無別到遮裏只如是觀以此
觀者名為正觀異此觀者名為邪觀邪正未分未免
隨佗時節遷變要得不隨時節但一時放下著放到

無可放處此語亦不受依前只是解空居士更不是
別人

又

吾佛大聖人能空一切相成萬法智而不能即滅定
業況博地凡夫耶居士既是箇中人想亦常入是三
昧昔有僧問一老宿世界怎麼熱未審向其麼處回
避老宿曰向鑊湯鑪炭裏回避曰只如鑊湯鑪炭裏
作麼生回避曰衆苦不能到願居士日用四威儀中
只如此做工夫老宿之言不可忽此是妙喜得效底
藥方非與居士此道相契此心相知亦不肯容易傳
授只用一念相應草湯下更不用別湯使若用別湯

右都將平昔或自看經教話頭或因人舉覺指示得滋味歡喜處一時放下依前百不知百不會如三歲孩兒相似有性識而未行卻向未起求徑要底一念子前頭看看來看去覺得轉沒巴鼻方寸轉不寧怙時不得放緩遮裏是坐斷千聖頂顛處往往學道人多向遮裏打退了左右若信得及只向未起求徑要指示一念前看看來看去忽然睡夢覺不是差事此是妙喜平昔做底得力工夫知公有決定志故挖泥帶水納遮一場敗闕此外別無可指示若有可指示則不徑要矣

答李賓文

茂嘉

向承示諭性根昏鈍而龜勉修持終未得超悟之方某頃在雙徑答富季中所問正與此問同能知昏鈍者決定不昏鈍更欲向甚處求超悟士大夫學此道卻須借昏鈍而入若執昏鈍自謂我無分則為昏鈍魔所攝矣蓋平昔知見多以求證悟之心在前作障故自己正知見不能現前此障亦非外來亦非別事只是箇能知昏鈍底主人公耳故瑞巖和尚居常在文室中自喚云主人公又自應云諾惺惺著又自應云諾佗時後日莫受人謾又自應云諾諾古來幸有恁麼勝樣謾向遮裏提撕看是箇甚麼只遮提撕底亦不是別人只是遮能知昏鈍者耳能知昏鈍者亦

台州瑞岩寺師友東
市向趙人久住
金剛經

龜勉修持
終未得超悟之方

Copyright 2001, Kyoto University Library

零碎帶
我子
願又公才
義
平
不分明而
反及論多
甲而心王
不坐利兒
子與老
落地吃
子

不非同科
不是非數
兩片皮同
如何如何
但以真矣
一片的角之
小同

其子生則必三觀曰
 帶此戒業若之
 二因
 愚者謂此戒此戒
 受時莫若西天父
 報而高見之今臨
 邪師法法運轉不
 多也接此心
 將此深心一後家
 將此深心奉塵刹
 生一長水疏云上承
 下代深心二心一先
 快妙竟明性理深
 生故各深心以此心
 兼受塵刹諸佛化行
 無二與別故在奉
 大端云假使頂戴經
 塵劫身為床座備
 三千在不傳法
 眾生畢竟無能報
 恩者

龐語謾提撕但願空諸所有切勿實諸所無先以目
 前日用境界作夢會了然後却將夢中底移來目前
 則佛金鼓高宗得說孔子莫兩極決不是夢矣

答陳教授 卓卿

此道寂寥無出今日邪師說法如惡又聚各各自謂
 得無上道咸唱邪說幻惑凡愚故某每每切齒於此
 不惜身命欲扶持之使光明種子知有吾家本分事
 不墮邪見網中萬一得衆生界中佛種不斷亦不虛
 受黃面老子覆蔭所謂將此深心奉塵刹是則名為
 報佛恩然亦是不知時不量力之一事也左右既是
 箇中人不得不說箇中事因筆不覺及此耳

此道寂寥無出今日邪師說法如惡又聚各各自謂
 得無上道咸唱邪說幻惑凡愚故某每每切齒於此
 不惜身命欲扶持之使光明種子知有吾家本分事
 不墮邪見網中萬一得衆生界中佛種不斷亦不虛
 受黃面老子覆蔭所謂將此深心奉塵刹是則名為
 報佛恩然亦是不知時不量力之一事也左右既是
 箇中人不得不說箇中事因筆不覺及此耳

答林判院 少瞻

示諭求一語與信道人做工夫既看圓覺經經中豈
 止一語而已哉諸大菩薩各隨自所疑處發問世尊
 據所疑一一分明剖析大段分曉前所給話頭亦在
 其中矣經云居一切時不起妄念於諸妄心亦不息
 滅住妄想境不加了知此語最於無了知不辨真實
 老漢昔居雲門菴時嘗頌之曰荷葉團團圓圓似鏡菱
 角尖尖似錐風吹柳絮毛毬走兩打梨花蛺蝶飛
 但將此頌放在上面卻將經文移來下面頌卻是經
 經卻是頌試如此做工夫看其悟不悟心頭休熱
 忙亦不可放緩如調絃之法緊緩得其所則曲調自

柳絮毛毬走兩打梨花蛺蝶飛
 但將此頌放在上面卻將經文移來下面頌卻是經
 經卻是頌試如此做工夫看其悟不悟心頭休熱
 忙亦不可放緩如調絃之法緊緩得其所則曲調自

成矣歸去但與沖輩相親遞相琢磨道業無有不辦者祝祝

惠仲山云：仙及學成沖輩中無有為其信蓋其人之

答黃知縣 子餘

收書知為此一大事因緣甚力大丈夫漢所作所為當如是耳無常迅速生死事大過了一日則銷了一日好事可畏可畏左右春秋鼎盛正是作業不識好惡時能回此心學無上菩提此是世界上最第一等難容靈利漢五濁界中有甚麼奇特事過如此段因緣越色力強健早回頭以臨老回頭其力量勝百千萬億倍老漢私為左右喜前此寫去法語曾時時觀看否第一記取不得起心動念肚裏熱忙急要悟總作

五陽者即此是言此化已與生一以之

此念則被此念塞斷路頭求不能得悟矣祖師云執之失度必入邪路放之自然體無去住此乃祖師吐心吐膽為人處也但日用費力處莫要做此箇門中不容費力老漢常為人說此話得力處乃是省力處省力處乃是得力處若起一念希望心求悟入處大似人在自家堂屋裏坐卻問他人覓住處無異但把生死兩字貼在鼻尖兒上不要忘了時時提撕話頭提來提去生處自熟熟處自生矣此語已寫在空相道人書中請同此書互換一看便了得也

言不來自心不他處不可不

答嚴教授 子端

真實到不疑之地者如渾鋼打就生鐵鑄成直饒千

生於生又天固而

聖出頭來現無量殊勝境界見之亦如不見況於此
作奇特殊勝道理耶昔藥山坐禪次石頭問予在遮
裏作甚麼藥山云一物不爲石頭云怎麼則閑坐也
藥山云閑坐則爲也石頭然之看佗古人一箇閑坐
也奈何佗不得今時學道之士多在閑坐處打住近
日叢林無鼻孔聲謂之默照者是也又有一種腳跟
元不曾點地認得箇門頭戶口光影一向狂發與說
平常話不得盡作禪會了似遮般底喚業識作本命
元辰更是不可與語本分事也不見雲門大師有言
光不透脫有兩般病一切處不明面前有物是一又
透得一切法空隱隱地似有箇物相似亦是光不透

脫又法身亦有兩般病得到法身爲法執不忘已見
猶存坐在法身邊是一直饒透得法身去放過即不
可子細檢點來有其麼氣息亦是病而今學實法者
以透過法身爲極致而雲門返以爲病不知透過法
身了合作麼生到遮裏如人飲水冷煖自知不著問
別人問別人則禍事也所以云真實到不疑之地者
如渾鋼打就生鐵鑄成是也如人喫飯飽時不可更
問人我飽未飽昔黃檗問百丈從上古人以何法示
人百丈只據坐黃檗云後代兒孫將何傳授百丈拂
衣便起云我將謂汝是箇人遮箇便是爲人底樣子
也但向自信處看還得自信底消息絕也未若自信

大圓鏡智
十善性智
妙觀智
成智
化智
任自然不可
得是得
為法則斷
見子

此見有三用。陸氏學齊靜理。用者規。依陸氏。可知該法不令刻
法執速轉。執速用。故遂斯速用。法也。依之。我執必依。法執起。如云。如要。

紀國丁丑年己巳師六十一歲在德安縣志
年丁卯師五十九歲在德安縣志
年丁卯師五十九歲在德安縣志

正法眼藏者
世所罕有
此乃寶芝
佳記陳同子
振授書為
二性門內

不得已說箇直截已是紆曲了也說箇承當已是蹉過了也況復牽枝引蔓舉經舉教說理說事欲究竟耶古德云但有纖毫即是塵水牯牛未調伏獼猴子未死縱說得恒沙道理並不干我一星兒事然說得說不得亦非外邊事不見江西老宿有言說得亦是汝心說不得亦是汝心決欲直截擔荷見佛見祖如生冤家方有少分相應如此做工夫日久月深不著起心求悟水牯牛自調伏獼猴子自死矣記取記取但向平昔心意識淡泊不得處取不得處捨不得處看箇話頭僧問雲門如何是佛門云乾屎橛看時不用將平昔聰明靈利思量卜度擬心思量千萬八千

強項 後漢書李膺字元直少清高有節操人見其為清高者皆敬之其妻有疾膺日夜侍之其妻死膺哀之甚乃曰此女之死我亦死矣乃自縊而死

止有大麥教解故 車一乘帝命之曰 董宣原案死乃 知之賜文綬葬以 大吏禮云

未是遠莫是不思量不計較不擬心便是麼咄更甚箇甚麼且置是事

答楊教授 彥侯

左右強項中却有不可思議底柔和致一言之下千了百當此事殊勝若不問於強項中打發得幾人佛法豈到今日非有般若根性則不能如是盛事盛事示諭欲來年春夏間棹無底船吹無孔笛施無盡供說無生話要了無窮無始不有不無巴鼻但請來與遮無面目漢商量定不錯了遮話又承需道號政欲相塗糊可稱快然居士故其淨老人云快然大道只在目前橫十字擬而留連便是此義也某只在長

堆案了選警書
命云人向多文一息
杜子美早秋老
堆案了選警書
帶發狂放文時傳
看何人來相仍

維新朝少之書

沙作久住計左右他日果從此來則林下不寂寞也

答樓樞密

不識別後日用應緣處不披外境所奪否視堆案之
文能撥置否與物相遇時能動轉否住寂靜處不安
想否體空箇事無雜念否故黃面老子有言心不安
取過去法亦不貪著未來事不於現在有所住了達
三世悉空寂過去事或善或惡不須思量思量則障
道矣未來事不須計較計較則在亂矣現在事到面
前或逆或順亦不須著意著意則擾方寸矣但一切
臨時隨緣酬酢自然入著遮箇道理逆境界易打順
境界難打逆我意者只消一箇忍字定省少時便過

出世無餘者世間出
世間無餘者世間出
出世無餘者世間出
出世無餘者世間出
出世無餘者世間出

了順境界直是無你回避處如磁石與鐵相偶彼此
不覺合作一處無情之物尚尔況現行無明全身在
裏許作活計者當此境界若無智慧不覺不知被它
引入羅網卻向裏許要求出路不亦難乎所以先聖
云入得世間出世無餘便是遮箇道理也近世有一
種修行失方便者往往認現行無明爲入世間便將
出世間法強差排作出世無餘之事可不悲乎除夙
有誓願即時識得破作得主不被它牽引故淨名有
言佛爲增上慢人說離婬怒癡爲解脫耳若無增上
慢者佛說離婬怒癡性即是解脫若免得此過於逆順
境界中無起滅相始離得增上慢名字恁麼方可作

日用工夫前書已荷藤不少但只依舊不變不動物
來則與之酬酢自然物我一如矣古德云放曠任其
去住靜鑑覺其源流語證則不可示人說理則非證
不了自證自得處拈出呈似人不得唯親證親得者
略露目前些子彼此便默默相契矣示諭自此不被
人謾不錯用工夫矣大槩已正欄柄已得如善哉

者索頭常在手巾爭得犯人苗稼驀地放卻索頭與
孔無撈摸處平田淺草一任縱橫慈明老人所謂四
方放去休攔遏八面無拘任意游要收只在索頭攪
未能如是當緊把索頭且與順摩捋淹浸工夫既熟
自然不著用意提防矣工夫不可急急則躁動又不
可緩緩則昏忙矣忘懷著意俱蹉過譬如擲劍揮空
莫論及之不及昔嚴陽尊者問趙州一物不將來時
如何州云放下著嚴陽云一物既不將來放下箇甚
麻州云放不下擔取去嚴陽於言下大悟又有僧問
古德學人奈何不得時如何古德云老僧亦奈何不
得僧云學人在學地故是奈何不得和尚是大善知

證候說諸也
稱病云一唐人
對病人云何

撥牌子教人中而
行高又掛牌於
撥之末及後同又
付之發也平之微
字有是義此世然于
釋門至訓百卷曰在入之先令掛牌各人為生天受大福諸事未入此牌
法亮神悅外邪出也以此三令果為一化主之室為地其主安山後教以七主持其室充滿其中福天宮殿
近此座之安其地而亦安也一印象生清以化生安有姓故不由胎前故不假段人其能治其米法真神
性而也

造物不物也自然
天地之思也
四十二卷十三云有種
然則人者後度人
不知此者雖得亦要
貴者學道難得也

仙則更殊一希室積
起而十卷之詩也

識為甚麼亦奈何不得古德云我若奈何得則便站
卻你遮不奈何僧於言下大悟二僧悟處即是樓樞
密迷處樓樞密疑處即是二僧問處法從分別生還
從分別滅滅諸分別法是法無生滅細觀來言病已
去盡別證候亦不生矣大段相近亦漸省力矣請只
就省力處放教蕩蕩地忽然碎地破噪地斷便了千
萬勉之

答曹太尉 功顯

某雖年運而往矣不敢不勉強力以此事與衲子輩
激揚一日粥後撥牌子輪一百人入室間有負命者
上鉤來亦有咬人師子以此法甚禪悅為樂殊不覺

倦亦造物見憐耳左右福慧兩全日在至尊之側
而留意此段大事因緣真不可思議事釋迦老子曰
有勢不臨難憂貴學道難非百劫千生曾承事善知
識種得般若種子深焉能如是信得及只遮信得及
處便是成佛作祖底基本也願公只向信得及處觀
捕久久自透脫矣然第一不得著意安排竟透脫處
若著意則踉過也釋迦老子又曰佛道不思議誰能
思議佛又佛問文殊師利口汝入不思議三昧耶文
殊曰弗也世尊我即不思議不見有心能思議者云
何而言入不思議三昧我初發心欲入是定如今思
惟實無心想而入三昧如人學射久習則巧後雖無

藏晴、曲絕、孝性
云生守心實頭六
背虛、都地、高、高
云不言、食、初、極、子
也、背、一、瞳、目、不、動
食、初、用、一、或、之、有、一
人、五、凡、情、言、集、背
一、也、也、
末、二、頭、一、此、改、破、和
師、之、解、也、在、在、才
二、頭、者、信、山、法、也、信
山、者、信、山、嗣、之、姓
葉、代、部、以、情、代、人、年、十、五、欲、出、家、父、母、不、許、後、二、載、時、新、年、二、指、迷、致、父、母、前、時、言、求、以、法、以、合、而、功、方、得
一、性、與、去、年、二、未、由、之、指、也

心以久習故箭發皆中我亦如是初學不思議三昧
繫心一線若久習成就更無心想當與定俱佛與祖
師所受用處無二無別近年叢林有一種邪禪以閉
目藏睛背虛都地作妄想謂之不思議事亦謂之威
音那畔空劫已前事纔開口便喚作落今時亦謂之
根本上事亦謂之淨極光通達以悟為落在第二頭
以悟為枝葉邊事蓋渠初發步時便錯了亦不知是
錯以悟為建立既自無悟門亦不信有悟者遮般底
謂之謗大般若斷佛慧命千佛出世不通懺悔左右
具驗人眼久矣似此等輩披却師子皮作野干鳴不
可不知某與左右雖未承顏接論此心已默默相契

法堂神人太惠寺

多年矣前此落字極不如禮今專造法室禪人代往
致敬故不暇入善思惟三昧只恁麼信手信意不覺
葛藤如許聊謝不敏而已

答蔡侍郎 茂實

承留心欲究竟此一段大事因緣既辦此心第一不
要急急則轉遲矣又不得緩緩則怠惰矣如調琴之
法緊緩要得中方成曲調但向日用應緣處時時相
捕我遮能與人決斷是非曲直底承誰恩力畢竟從
甚麼處流出觀捕來觀捕去平昔生處路頭自熟生
處既熟則熟處却生矣那箇是熟處五陰六入十二
處十八界二十五有無明業識思量計較心識晝夜

五陰、色、受、想、行、識、六
入、六、根、六、塵、六、識、六
境、十八、界、六、根、六、塵、六
識、六、境、等、也、二十、五、有
四、陰、五、受、想、行、識、六
境、六、入、三、而、神、識、之、心
等、想、行、展、示、五、有
六、而、是、神、識、之、心

焰以立世道三年
入世道火

焰焰如野馬無暫停息底是遮一絡索使得人流浪
生死使得人做不好事遮一絡索既生則菩提涅槃
真如佛性便現前矣當現前時亦無現前之量故古
德契證得了便解道應眼時若千日萬象不能逃影
質其時若幽谷大小音聲無不足如此等事不假
佗求不借佗力自然向應緣處活潑潑地未得如此
且將遮思止世間塵勞底心回在思量不及處試思
量看那箇是思量不及處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
也無州云無只遮一字儘你有甚麼伎倆請安排看
請計較看思量計較安排無處可以頓放只覺得
裏悶心頭煩惱時正是好底時節第八識相次

吾自會依作修
自來入一任

惺惺不妄爭
自是身不礙
動

矣覺得如此時莫要放却只就遮無字上提撕提撕
來提撕去生處自熟熟處自生矣近年以來叢林中
有一種唱邪說為宗師者謂學者曰只管守靜不
知守者是何物靜者是何人却言靜底是基本却不
信有悟底謂悟底是枝葉更引僧問仰山曰今時人
還假悟也無仰山曰悟則不無爭奈落在第二頭癡
人面前不得說夢便作實法會謂悟是落第二頭殊
不知馮山自有警覺學者之言直是痛切曰研窮至
理以悟為則此語又向甚處著不可馮山疑誤後人
要教落在第二頭也曹閣使亦留心此事恐其被邪
師輩所誤比亦如此書切勿怕怕寫與此公聰明識

用筆對面... 見皆有大過入處決不到錯認方便語作實法會但
其未得與之目擊私交過訖耳聞老居士亦與之是
道友因筆不覺葛藤無事相見時試問渠取書一看
方知妙喜相期不在眼底彼此氣義相投又非勢利
之交寫了一紙紙盡又添一紙不暇更事形迹此書
亦如是前書託是箇中人故曰切不可道老老大大
著甚來由若如此則好事在面前定放過矣寫時雖
似率易然亦機感相投亦不覺書在紙上荷公信得
妙喜及便把做事日用應緣處便快張此箇法門以
報 聖主求賢安天下之意真不負其所知也願種
種堪忍始終只如今日做將去佛法世法打作一片

腰纏十萬貫騎鶴上揚州乎
且耕且戰久久純熟一舉而兩得之豈非腰纏十萬
貫騎鶴上揚州乎

錢錫... 示諭鐘鳴漏盡之機為 君上盡誠而下安百姓自
有聞然其音者願公凡事堅忍當逆順境政好著力
所謂將此深心奉塵刹是則名為報 國恩平昔學
道只要於逆順界中受用逆順現前而生苦惱大似
平昔不曾向箇中用心祖師曰境緣無好醜好醜起
於心心若不強名妄情從何起妄情既不起真心任
徧知請於逆順境中常作是觀則久久自不生苦惱
苦惱既不生則可以驅魔王作護法善神矣前此老

貫騎鶴上揚州乎

示諭鐘鳴漏盡之機為 君上盡誠而下安百姓自
有聞然其音者願公凡事堅忍當逆順境政好著力
所謂將此深心奉塵刹是則名為報 國恩平昔學
道只要於逆順界中受用逆順現前而生苦惱大似
平昔不曾向箇中用心祖師曰境緣無好醜好醜起
於心心若不強名妄情從何起妄情既不起真心任
徧知請於逆順境中常作是觀則久久自不生苦惱
苦惱既不生則可以驅魔王作護法善神矣前此老

祖師曰... 示諭鐘鳴漏盡之機為 君上盡誠而下安百姓自
有聞然其音者願公凡事堅忍當逆順境政好著力
所謂將此深心奉塵刹是則名為報 國恩平昔學
道只要於逆順界中受用逆順現前而生苦惱大似
平昔不曾向箇中用心祖師曰境緣無好醜好醜起
於心心若不強名妄情從何起妄情既不起真心任
徧知請於逆順境中常作是觀則久久自不生苦惱
苦惱既不生則可以驅魔王作護法善神矣前此老

老大大著甚來由之說言猶在耳豈忘之耶欲識佛性我當觀時節因緣以居士前十餘載閑自有閑時時節今日仕權在手便有忙底時節當念閑時是誰閑忙時是誰忙須信忙時却有閑時道理閑時却有忙時道理政在忙中當體主上起公之意頃刻不可暫忘自警自察何以報之若常作是念則鑊湯鑪炭刀山劍樹上亦須著向前況目前些小逆順境界耶與公以此道相契故不留情淨盡吐露

答黃門司 節夫

收書并許多葛藤不意便解如此拈弄真是弄得來活鱗鱗地真是自證自得者可喜可喜但只如此

會云云門司黃門司
居士多矣夫體妙法
作大惠一喝下殺情
頓脫東以不付之空
奉向山仰說至
曾作此後毛髮動
自振臂收斂雖多
者却肯肯南前村保
實理莫作頑以爲

教人道遮官人不依本分亂說亂道佗家自有通人
愛除是曾證曾悟者方知若是聽響之流一任佗鑽
龜打尾更批判得如來禪祖師禪好儘喫得妙喜拄
杖也且道是賞伊罰伊一任諸方更疑三十年

答孫知縣

蒙以所修金剛經相示幸得隨喜一徧近世士大夫
肯如左右留心內典者實爲希有不得意趣則不能
如是信得及不具看經眼則不能窺測經中深妙之
義真火中蓮也詳味久之不能無疑耳左右詆諸聖
師翻譯失真而汨亂本真文句增減違背佛意又云
自始持誦即悟其非欲求定本是正外差而習僞已

[illegible]

刑罰人走人今道
以一木人今道
刑罰人走人今道

山谷三紫微集
日投
宋王全明曰有九
流大
復

論長水依句而達義無梵本證如何便決定以其爲
非此公雖是講人與佗講人不同嘗參琅琊廣照禪
師因請益琅琊首楞嚴中富樓那問佛清淨本然云
何忽生山河大地之義琅琊遂抗聲云清淨本然云
何忽生山河大地長水於言下大悟後方披襟自稱
座主蓋座主多是尋行數墨者不以具足相故
義長水非無見識亦非尋行數墨者不以具足相故
得阿耨菩提經文大段分明此文至淺至近自是左
右求奇大過要立異解求人從已耳左右引無著論
云以法身應見如來非以相具足故若尔如來雖不
應以相具足見應相具足爲因得阿耨菩提爲難

著故經言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可以相成就得阿
耨菩提須菩提莫作是念等者此義明相具足體非
菩提亦不以相具足爲因也以相是色自性故此論
大段分明自是左右錯見錯解尔色是相緣起相是
法界緣起梁昭明太子謂莫作是念如來不以具足
相故得阿耨菩提三十二分中以此分爲無斷無滅
分恐須菩提不以具足相則緣起滅矣蓋須菩提初
在母胎即知空寂多不住緣起相後引功德施菩薩
論末後若相成就是真實有此相滅時即名爲斷何
以故以生故有斷又怕人不會又云何以故一切法
是無生性所以遠離斷常二邊遠離二邊是法界相

式部省左大臣藤原朝臣

白 雲 山 記

同治庚午

相觸忤見公至誠所以更不留情左右決欲窮教未
造奧義當尋一名行講師一心一意與之參詳教徹
頭徹尾一等是留心教網也若以無常迅速生死事
大已事未明當一心一意尋一本分作家能破人生
死窠窟者與伊著死工夫斷崖忽然打破來桶便是
徹頭處也若只是要資談柄道我博極羣書無不通
達禪我也會教我也會又能檢點得前輩諸譯主講
師不到處逞我能我解則三教聖人都可檢點亦不
必更求人印可然後放行也如何如何

答張舍人狀元安國

左右決欲究竟此事但常令方寸虛豁豁地物來即

應如人學射父父中的矣不見達磨謂二祖曰汝但
外息諸緣內心無喘心如牆壁可以入道如今人纔
聞此說便差排向頑然無知處硬自遏捺要得心如
牆壁去祖師所謂錯認何曾解方便者也巖頭云纔
恁麼便不恁麼是句亦刻非句亦刻遮箇便是外息
諸緣內心無喘底樣子也縱未得啐地折爆地破亦
不被語言所轉矣見月休觀指歸家罷問程情識未
破則心火熒熒地正當恁麼時但只以所疑底話頭
提撕如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無只管
提撕舉覺左來也不是右來也不是又不得將心等
悟又不得向舉起處承當又不得作玄妙領略又不

過自
如止
於心
外

得作有無商量又不得作真無之無卜度又不得坐
在無事甲裏又不得向擊石火閃電光處會直得無
所用心心無所之時莫怕落空遮裏卻是好處雖然
老鼠入牛角便見倒斷也此事非難非易除是夙曾
種得般若種智之深曾於無始廣大劫來承事古
知識熏習得正知正見在靈識中觸境遇緣於現行
處築著磕著如在萬人叢裏認得自家父母相似當
恁麼時不著問人自然求覓底心不馳散天雲門云
不可說時即有不說時便無也不可商量時便有不
商量時便無也又自提起云且道不商量時是箇甚
麼又怕人不曾又自云更是甚麼近年以來禪門多

塗或以一問一答末後多一句爲禪者或以古人入
道因緣聚頭商確云遮裏是虛那裏是實遮語玄那
語妙或代或別爲禪者或以眼見耳聞和會在三界
唯心萬法唯識上爲禪者或以無言無說坐在黑山
下鬼窟裏閉眉合眼謂之威音王那畔父母未生時
消息亦謂之然而常照爲禪者如此等輩不求妙悟
以悟爲落在第二頭以悟爲誑詭人以悟爲建立自
既不曾悟亦不信有悟底妙喜常謂衲子輩說世間
工巧技藝若無悟處尚不得其妙況欲脫生死而只
以口頭說靜便要收殺大似埋頭向東走欲取西邊
物轉求轉遠轉急轉遲此輩名爲可憐愍者教中謂

冬令中子有人
冬令中子有人
冬令中子有人
冬令中子有人

之謗大般若斷佛慧命人千佛出世不通懺悔雖是
善因返招惡果寧以此身碎如微塵終不以佛法當
人情決要敵生死須是打破遮泰桶始得切忌被邪
師順摩捋將冬瓜印子印定便謂我千了百當如此
之輩如稻麻竹草左右聰明有識見必不受遮般惡
毒然亦恐用心之切要求速效不覺不知遭佗染污
故信筆寫藤如許被明眼人觀見一場敗闕千萬相
總只以趙州一箇無字日用應緣處提撕不要間斷
古德有言研窮至理以悟為則若說得天花亂墜不
悟總是癡狂外邊走耳勉之不可忽

答湯丞相

進之

丞相既存心此段大事因緣缺減界中虛妄不實或
逆或順一一皆是發機時節但常令方寸虛豁豁地
日用合做底事隨分撥遣觸境逢緣時時以話頭提
撕莫求速效研窮至理以悟為則然第一不得存心
等悟若存心等悟則彼所等之心障却道眼轉急
遲矣但只提撕話頭驀然向提撕處生死心絕則是
歸家穩坐之處得到焦麼處了自然透得古人種種
方便種種異解自不生矣教中所謂絕心生死伐心
稠林浣心垢濁解心執著於執著處使心動轉當動
轉時亦無動轉底道理自然頭頭上明物物上顯日
用應緣處或淨或穢或喜或怒或順或逆如珠走盤

不撥而自轉矣得到遮箇時節拈出呈似人不得如人飲水冷煖自知南陽忠國師有言說法有所得是爲野干鳴此事如青天白日一見便見真實自見得底邪師走作不得前日亦嘗面言此事無傳授纔說有奇特玄妙六耳不同謀之說即是相欺便好拽住劈面便唾書生做到宰相是世間法中最尊最貴者若不向此事上了却即是虛來南閻浮提打一遭收因結果時帶得一身惡業去教中說作癡福是第三生冤何謂第三生冤第一生作癡福不見性第二生受癡福無慚愧不做好事一向作業第三生惡癡福盡不做好事脫却殼漏子時入地獄如箭射人身難

得佛法難逢此身不向今生度更向何生度此身學此道須有決定志若無決定志則如聽聲下者見人說東便隨人向東走說西便隨人向西走若有決定志則把得住作得主宰煩惱所謂設有一法過於涅槃吾說亦如夢幻況世間虛幻不實之法更有甚麼心情與之打交涉也願公堅此志以得入手爲決定義則縱使大地有情盡作魔王欲來惱亂無有得其便處般若上無虛棄底工夫若存心在上面縱今生未了亦種得種子深臨命終時亦不被業識所牽墮諸惡趣換却殼漏子轉頭來亦昧我底不得察之

示諭能行佛事而不解禪語能與不解無別無同但知能行者即是禪語會禪語而不能行佛事如人在水底坐叫渴飯羅裏坐叫飢何異當知禪語即佛事佛事即禪語能行能解在人不在法若更向箇裏覓同覓別則是空拳指上生實解根境法中虛捏怪如却行而求前轉急轉遲轉踈轉遠矣要得徑截心地豁如但將能與不能解與不解同與不同別與不別能如是思量如是卜度者掃向佗方世界却向不可掃處看是有是無是同是別熱熱心思意想絕當恁麼時自不著問人矣

答聖泉珪和尚

既得外護者存心相照自可撥置人事頻與沙彌作佛事久久自殊勝更望室中與之子細不得容人情不得共伊落草直似之以本分草料教伊自悟自得方是尊宿爲人體裁也若是見伊遲疑不薦便與之下注脚非但瞎却佗眼亦乃失却自家本分手段不得人即是吾輩紆法只如此若得一箇半箇本分底亦不負平昔志願也

答鼓山逮長老

事使來收書并信香等知開法出世唱道於石門不忘所從來爲岳長老拈香結楊歧宗派旣已承當箇事須卓卓地做教徹頭徹尾以平昔實證實悟底一

著子端居文室如擔百二十斤擔子從獨木橋上過
脚蹉手跌則和自家性命不可保況復與人抽釘拔
楔救濟作人耶古德云此事如八十翁翁入場屋豈
是兒戲又古德云我若一向舉揚宗教法堂前草深
一丈須倩人看院始得巖頭每云向未荷已前一觀
便眼卓朔地晏國師不跨石門句睦州現成公案放
你三十棒汾陽無業莫妄想魯祖凡見僧入門便轉
身面壁而坐爲人時當不昧這般體裁方不失從上
宗旨耳昔爲山謂仰山曰建法幢立宗旨於一方五
種緣備始得成就五種緣謂外護緣檀越緣衲子緣
土地緣道緣緣聞霜臺趙公是汝請主致政司業鄭公

[illegible]

送汝入院二公天下士以此觀之汝於五種緣稍備
每有衲子自閩中來者無不稱歎法席之盛檀越歸
向士大夫外護住持無魔障衲子雲集可以起色力
未衰時頻與衲子激揚箇事垂手之際須著精彩不
得莽鹵蓋近年以來有一種禪取之輩到處學得一
堆一擔相似禪往往宗師造次放過遂至承虛接響
遞相印授誤賺後人致使正宗淡薄單傳直指之風
幾掃地矣不可不子細五祖師翁住白雲時嘗答靈
源和尚書云今夏諸莊顆粒不收不以爲憂其可憂
者一堂數百衲子一夏無一人透得箇狗子無佛性
話恐佛法將滅耳汝看主法底宗師用心又何曾以

